



小仲馬名劇
茶花女
劉半農譯

茶
花
女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版

一九三七年五月七版

茶花女劇本

實售八角

譯者 劉半農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排印者 大華印刷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電報掛號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南京 開封 濟南 西安 武漢 濟南 杭州
成都 廣州 重慶 汕頭 貴陽 長沙 廈門 溫州

北新書局

譯者的序

茶花女快要印成了，嚇！剛巧碰到了這樣的大熱天，還要寫出許多字來湊成一篇序，豈非自討苦喫？然而有話不得不說。

我以為小仲馬是不必介紹的，因為凡是讀法國近代文學史的人，無不知有小仲馬；茶花女一劇是不必介紹的，因為凡是讀小仲馬的著作的人，無不先讀茶花女；茶花女劇中的命意與思想，是不必介紹的，因為所有的話，劇中都已寫得明明白白，正不必有什麼低能兒去替他亂加一陣子註疏。

雖然小仲馬在茶花女出世之後的十五年，曾做過一篇兩萬多字的長

文章，把十五年中法國官場以及一般社會對於此劇所取的態度，與所用的手段，一一敘述，並加以辯難及申論，而我却以為這樣的一篇文章儘可以不必譯出。因為他是對着法國人說話的，而我們可是中國人。

法國的社會是很守舊的，不錯，凡是到過法國的人，都可以知道法國的一般社會，真是舊得可以。但是舊儘可以舊，却是有活氣的，不是麻木不仁的。所以要是一旦有了什麼個新觀念，與原來的舊觀念不能相容的，社會上就可以立時起一個大波動。

中國的社會却並不如此。說是舊罷，六十歲的老翁也會打撲克。說是新罷，二十歲的青年也會灣腰曲背，也會搖頭，也會抖腿，也會一句「然而」。實際却處處是漠不關心，「無可無不可」。

因此，嚴又陵譯天演論也罷，譯原富也罷，譯穆勒名學也罷，一般青年文學家介紹易卜生也罷，介紹托爾斯泰也罷，介紹羅曼羅蘭也罷，在中國人看去，都好像是全沒有什麼。杜威來了麼？這只是個美國的老頭子罷了。羅素來了麼？這只是個英國的小老頭子罷了。太戈爾來了麼？這只是個印度的老老頭子罷了。到得歡迎的筵席散了場，桌丁上的果皮肉骨扔到了垃圾桶裏，此等諸老的思想理論，也就全都扔到了垃圾桶裏了！

因此，茶花女在中國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或者是當作閑書看看也罷，或者是摘出一張「幕表」……來編排編排也罷，歸根結底，只是扔入垃圾桶而已。而他們法國人，可竟爲了這一本戲，引起了社會上的波

動，也就未免太傻了。

然而我費了一個多月的工夫，把這一本戲譯出，意思裏可還希望國中能有什麼一個兩個人，能夠欣賞這一本戲的藝術，能夠對於戲中人的情事，細細加以思索。國中能有這樣的一個兩個人沒有？要是有的，我就把這一部書呈獻給他，嗚呼！

一九二六，七，七，劉復書於北京。

序外語

▲序已做完了，還有幾句話要說。

▲亦許這是茶花女一劇的不幸罷！因為我的譯文豈特不好而已，恐怕還有很多很多的錯；若是碰到了個有心挑剔的人，也就儘可以無所不錯！

▲但錯與不錯有什麼關係呢？反正我們中國人演「新劇」，自有特別天才，不必用劇本，只須有一張「幕表」就夠！

▲因此我根本上就做了件傻事。若是我只用三點鐘的工夫，提綱挈領的編出一張幕表來，恐怕對於一般的「新劇家」，必要實惠得多。

▲但「天下事無不有例外」。如果這句話說得不錯，那麼，這個劇本也就
不妨說是給例外的非天才的劇人用的。

▲翻譯上的直譯與意譯，是永遠鬧不清楚的一個大問題。我這個劇本
却是偏於意譯的。

▲我以為絕對的直譯與意譯都是不可能；斟酌於其間而略有所偏，則亦
庶乎其無大過矣。

▲偏也應有偏的限度。我的意思，以為譯劇本與譯小說不同。小說是匪
睛裏看進去的，文句累墜一點，看的人儘有從容思索的工夫。劇文是
耳朵裏聽進去的，若不求說者能順口，聽者能順耳，則其結果也糟！
▲我雖懸着這順口順耳二事來做我翻譯的標準，實際却未能完全辦到，

因為許多地方，中法兩種語言的語句的構造、和語詞的含義，實在相差得太遠，無論如何不能強彼以就此；結果，仍只能破壞了中國語句的自然，回頭去遷就法文。要不然，人家要說我不是「譯」而是「做」了。

▲在此等處，我請劇人們臨時斟酌變化；若只是死讀劇文，台下必定聽不懂。

▲但要記得：我說的是斟酌變化，不是自由變化。

▲據我想，演此劇有兩處最難。一處是第三幕第六場中的馬格哩脫的表
情：不能失之於太露，也不能失之於太不露。另一處是第一幕和第四
幕中一班嫖客和妓女們在窩子裏吃酒賭錢的情景。這種地方最見得出
配角的重要。若沒有受過相當訓練的配角，恐怕他們呆起來，就呆得

詞個像木雞；胡鬧起來，就胡鬧得你全體一團糟！

▲小仲馬這一個劇本，是一禮拜之內寫成的。劇中文辭雖好，而關於舞台的佈置，以及劇中人的進退動作等等，却寫得非常粗疏。例如第三幕第四場法維爾進門時，劇本中注明「在門口」，但後來是坐的還是站的，竟始終沒有提起。此等處，也應由主排的人隨時斟酌辦理。

▲這一本戲雖然是法國的，劇中的情事，可是無論那一國都可以有得的。所以若是有人因為沒有西服，或別種原因，要照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改爲少奶奶的扇子之例，把它改成中國戲，也未嘗不可；其中有不合中國習慣的地方，自然也儘可以改變一點。我所希望的，只是不要改得太離奇，——因為十七八本的新茶花，我們已經看過了！

劉復。一九二六，七，一五，北京。

注 意

(一) 如欲排演此劇，或將此劇改編電影，須得譯者同意。

(二) 如於最後試排時未得譯者到場參觀，認爲滿意，廣告及戲目中，不得加入依據劉譯等字樣。

茶花女 登場人物

男角 阿芒 杜法爾

Armand Duval

喬治 杜法爾

Georges Duval

加司東 哩歐

Gaston Rieux

聖戈脫

Saint-Gaudens

朱司打夫

Gustav

琪唛伯爵

Le Comte de Girca

法維爾

Arthur de Varville

醫生

送信人

男僕二人

女角 馬格哩脫 哥底葛

Marguerite Gauthier

尼希脫

Nichette

柏唱唐司

Prudence

那甯

Nanine

歐萊伯

Olympe

阿呢都呢

Arthur

阿難衣司

Anais

男女賓客（不發言的）

這一張表，是照一八五二年二月二日巴黎 Vaudeville 戲館初次排演茶花女一劇的戲單上抄下來的。其中阿呢都呢雖然排在女角之內，實際所扮的却是一個男人，因為（1）Arthur 是個男人的名字，不是女人的名字；（2）照劇情看起來，阿呢都呢與難衣司是一對愛人；而（3）最有力的證據，却是第四幕第一場中阿難衣司所說的「他說輸去了一千法郎，他來的時候，身間可只有四十法郎」，——

——這句話的原文是 “Il prétend avoir perdu mille francs. Il avait deux louis dans sa poche quand il est arrivé”，意“*He*”
而不言“*she*”，當然是男人。原來西洋劇場裏，普通是男人扮男，女人扮女。但在必要時，如小孩及花花公子，也可以用女人扮；醜婦或老婦，也可以用男人扮。知道了這一層，則阿呢都呢之歸入女角，就沒有什麼希奇了。

用漢字譯音是譯不正確的。今將原名一一附列，如果扮演時能用原名，自然是更好了。

第一幕

巴黎。馬格哩脫的閨閣。

【第一場】

那甯，正在做工；法維爾，坐在火爐旁邊，有門鈴的聲音。

【法維爾】 有人叫門。

【那甯】 法郎丹（Valentin）去開了。

【法維爾】 這一定是馬格哩脫了。

【那甯】 還不是咧。她在十點半以前是不會回來的，現在真還是勉勵

強強的十點。「尼希脫進來」嚇！是尼希脫姑娘。

【第二場】

前一場的人物，增「尼希脫」。

【尼希脫】

馬格哩脫不在家麼？

【那甯】

不在家，姑娘。你要看她麼？

【尼希脫】

我打門口兒走過，順便就上樓來看看她。她不在家，我也就走了。

【那甯】

等一等呢，一會兒她就回來了。

【尼希脫】我沒有工夫，朱可打夫在下面等着我咧。她好麼？

【那甯】也就老是那麼樣罷。

【尼希脫】請你向她說：我一半天來看她。再會罷，那甯。——再會罷，先生。（向兩人點首而出）

【第三場】

那寧與法維爾。

【法維爾】這小姑娘是誰？

【那甯】是尼希脫姑娘。

【法維爾】

尼希脫！這是個貓的名字，不是女人的名字。

【那甯】

這本來是個混號。因為她頭髮是卷的，她一個小頭可就像個貓頭一樣，所以人家就這樣的稱她了。當先姑娘在鋪子裏做工的時候，她和姑娘是同事。

【法維爾】

那麼，當初馬格哩脫是在什麼鋪子裏做過工的了？

【那甯】

是在布店裏。

【法維爾】

怎

【那甯】

你不知道麼？這可並不是個秘密。

【法維爾】

這小尼希脫可長得漂亮啊！

【那甯】

而且還賢慧！

【法維爾】

可是那朱司打夫先生呢？

【那甯】

那一個朱司打夫先生？

【法維爾】

就是她說在下面等她的。

【那甯】

那是她男人。

【法維爾】

那麼是尼希脫先生了？

【那甯】

現在呢，他還不能算她的男人，不過將來總是的。

【法維爾】

乾脆說來，是個姘頭罷了。好，好！她賢慧，可是她有了個

姘頭！

【那甯】

他們倆，他所愛的只有她，她所愛的也只有他，而且也從沒有愛過他以外的什麼別人，因此他要娶他。我向你說的是這

樣的一句話。尼希脫姑娘是個極老實的女孩子。

【法維爾】
（立起，走向那壁身旁）也能，反正這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我
在這一方面的事，竟是一點兒進步都沒有麼？

【那寧】
半點也沒有。

【法維爾】
這準可以說馬格哩脫是……

【那寧】
是什麼？

【法維爾】
是有了個古怪的念頭，要把什麼人都犧牲在摩哩阿克（Mauri）

那寧先生身上，而這位先生可又是個全無趣味，不值

【那寧】
笑話了！她所有一切的幸福，就全在這一個人身上。他是
她的父親；即使不完全是，也幾乎是父親了。

【法維爾】

夫。也好。這上面有一件極傷感的故事；不幸

【那寧】

不幸？

【法維爾】

我也不相信啊。

【那寧】

法維爾先生，你聽奇。關於姑娘，我有許許多多的真話可以向你說；而且我們必須是有的說有，無的說無，才是個道理。現在我可以向你說的話，乃是我自己看見的事，是我親眼看見的事，上帝知道這並不是姑娘教我向你這麼說的，因為沒有理由可以使得姑娘要騙你；姑娘對於你，既無所謂好，也無所謂壞。這一層說明白了，我就可以老實告訴你：在兩年以前，姑娘因為久病之後，到海濱上去療養。在她所住的那

個海浴院裏，病人中間，還有一位小姑娘，年紀同姑娘差不多，所害的病也是一樣，不過已經到了第三期；說到相貌，更是相像得同個雙生姊妹一樣。這位姑娘，就是摩哩阿克姑娘，就是摩哩阿克公爵的女公子。

【法維爾】

摩哩阿克姑娘死了。

【那寧】

是啊。

【法維爾】

後來是那位公爵，看着馬格哩脫的年紀，相貌，以至於所害的病容，竟活模活樣的是他女兒，他就立刻請她接待他，請她允許他把她當作女兒一般的憐愛；因此馬格哩脫對於他，就承認了她今天所處的地位了。

【那寧】

那麼姑娘並沒有說慌啊。

【法維爾】

那自然！可是馬格哩脫對於公爵，就道德上說，就生理上說，都不和摩哩阿克姑娘一樣；所以公爵答應她，她要什麼就給什麼，只要她肯改變她的生活。這一點是馬格哩脫答應的，所以後來她回到了巴黎以後，也就自然而然的好好的守住了這一句話。而那公爵，可因為馬格哩脫只劃分了一半的幸福去對付他，他也就只劃分了一半錢去對付馬格哩脫；結果是今日之下，馬格哩脫還負擔了五萬法郎的債。

【那寧】

你要花錢也由得你；不過人家願意欠別人的債，不願意領你的債。

【法維爾】有琪唛伯爵在那裏，也就無怪其然！

【那甯】你這人真是說不明白的。我同你所說的公爵的事，完全是真

話；我担保完全是真話。至於伯爵，不過是朋友便了。

【法維爾】再說得好聽些！

【那甯】說得好聽些也是個朋友！你這算什麼話！——可是有人叫

門。這是姑娘了。你要我把你的話告訴她麼？

【法維爾】敢多嘴！

【第四場】

前一場的人物，多一馬格哩脫。

【馬格哩脫】

(向那寧) 叫他們預備夜飯，歐萊伯和聖戈唐一會兒就來了。我

是在奧貝啦 (Opera) 戲院裏碰到他們的。(向法維爾) 嚇！

你在這兒，你！(向火爐邊坐下)

【法維爾】

難道我不是專誠等你麼？

【馬格哩脫】

難道我是專誠要回來見你麼？

【法維爾】

你有一天不給我喫閉門羹，我就有一天要來。

【馬格哩脫】

的確，我回來的時候，沒有一次不看見你在這兒，你究竟還

有什麼話要向我說？

【法維爾】

你早知道了。

【馬格哩脫】 老是這一派話。法維爾，你這人真無聊。

【法維爾】 難道我愛你，就是我的錯麼？

【馬格哩脫】 好理由！好朋友，要是所有的愛我的人的話，都要我聽，我就連喫飯的工夫也沒有了。我已不知道向你說了幾百次，現在不妨再說一次：你只是白費工夫。我聽任你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到我此地來——我在家，你就進來；我不在家，你就等着——我也當真不知道爲什麼。可是，要是你不住的拿什麼愛情的話頭來向我說，我就不答應你了。

【法維爾】 可是，馬格哩脫，去年在巴涅爾（Bagnères）的時候，你可給了我一點希望。

【馬格哩脫】

唉！好朋友，那是在巴涅爾，是我病的時候，是我不快活的時候。現在在此地，可兩樣了；我既不害病，也沒有什麼不快活。

【法維爾】

我以爲是人家愛上了摩哩阿克公爵了罷！

【馬格哩脫】

蠢東西

【法維爾】

而且也愛上了琪唛先生了罷！……

【馬格哩脫】

我要愛誰就愛誰。這是我的自由，不關別人的事，尤其是不關你的事。要是你沒別的話向我說，我就再向你說一聲：

請你去罷！（法維爾起立，在屋中來往踱着）你不願意去麼？

【法維爾】

不！

【馬格哩脫】 那麼彈你的琴，只有彈琴是你的拿手戲。

【法維爾】 彈什麼呢？
（當法維爾在琴上試音的時候，那琴進來）

【馬格哩脫】 隨你的便。

【第五場】

前一場的人物，增一那寧。

【馬格哩脫】 叫了夜飯沒有？

【那寧】 叫過了，姑娘。

【馬格哩脫】 （走近法維爾） 你彈的什麼，法維爾？

【法維爾】是囉司郎 (Rosellen) 所作的一個幻曲。

【馬格哩脫】可很好聽……

【法維爾】馬格哩脫，你聽着：我一年有八萬法郎的租金咧。

【馬格哩脫】我有十萬咧！(向那裏) 見着伯唱唐司沒有？

【那寧】見到的 姑娘。

【馬格哩脫】她一會兒要來麼？

【那寧】要來的，姑娘；她一回來就來。……尼希脫姑娘來過的。

【馬格哩脫】爲什麼不坐一會呢？

【那寧】朱司打夫先生在樓下等着呢。

【馬格哩脫】好孩子！

【那寧】醫生也來過的。

【馬格哩脫】說的什麼

【那寧】他說姑娘要休息休息。

【馬格哩脫】好醫生 沒有別的事了嗎？

【那寧】還有一點，姑娘。有人送來一束花。

【法維爾】這是我叫人送來的。

【馬格哩脫】（取花束於手，觀之）玫瑰和白丁香。那寧，拿去擺在你的房間

裏罷。那寧出

【法維爾】（不彈琴了）你不要它麼？

【馬格哩脫】我叫什麼名字？

【法維爾】 你叫馬格哩脫哥底烏。

【馬格哩脫】 人家給我的別名是什麼？

【法維爾】 茶花女。

【馬格哩脫】 爲什麼？

【法維爾】 爲你只戴這一種花。

【馬格哩脫】 那就是說，我所愛的只有這一種花；把別種花送給我是無用的。你若以爲我可以爲了你破例，你就錯了。我碰着了別種花的香氣我就病。

【法維爾】 那是我沒有幸福。再見罷，馬格哩脫。

【馬格哩脫】 再見！

【第六場】

前一場的人物：歐萊伯，聖戈唐，那寧三人。

【那寧】
（進來）姑娘，歐萊伯姑娘和聖戈唐先生到。

【馬格哩脫】
歐萊伯，你居然到了。我總當你是再不上這兒來的了。

【歐萊伯】
這是聖戈唐不好。

【聖戈唐】
老是我不好。——哦，法維爾在這兒，我給你請安。

【法維爾】
好朋友，我給你請安。

【聖戈唐】
你同我們一塊兒喫夜飯麼？

【馬格哩脫】不，不。

【聖戈唐】（向馬格哩脫）你呢，好孩子，你近來好麼？

【馬格哩脫】很好。

【聖戈唐】能很好，那就最好咯！咱們大家好好的樂一會罷。

【歐萊伯】只要有了你，人家就得好好的樂一會了。

【聖戈唐】好頑皮的東西——唉，這位親愛的法維爾不同我們一塊兒喫夜飯，可真叫我怪難受的。（向馬格哩脫）剛才我走過黃金

店，已向他們說過，叫他們送一點牡蠣過來，再帶上一種特別的香檳酒，——這是人家買不到，只有我買得到的。唉！東西真好啊，東西真好啊！

【歐萊伯】（向馬格哩脫）你爲什麼不請愛德孟（Edmond）？

【馬格哩脫】你爲什麼不帶他來？

【歐萊伯】那麼聖戈唐呢？

【馬格哩脫】怕是他還沒有這樣的習慣麼？

【歐萊伯】還沒有；照他這樣的年紀，要有得一個習慣就很難，若要是個好習慣就更難。

【馬格哩脫】（向那寧）夜飯該預備好了罷。

【那寧】再有五分鐘就好了，姑娘。開在什麼地方呢？在飯廳裏麼？

【馬格哩脫】不要，就在這兒，這兒好。——啊，不差，法維爾，你還沒有走麼？

【法維爾】我要走了。

【馬格哩脫】（至窗口呼喚）伯明唐司！

【歐萊伯】伯明唐司就住在對門麼？

【馬格哩脫】她就住在這一宅房子裏。我們兩家的窗口，幾乎是有一個對一個，中間只隔着一個小院子。有時我要用着她，叫起來可很方便。

【聖戈唐】那倒不是，她是做什麼事的，這伯明唐司。

【歐萊伯】她是做帽子的。

【馬格哩脫】也只有我一個人買她的帽子。

【歐萊伯】你買了可也永世不戴的。

【馬格哩脫】對啊，她做的帽子無有不精。可是她自己倒並不是個壞人，

而況她所需要的是錢。（說喚） 伯唱唐司！

【伯唱唐司】（在外面）在這兒。

【馬格哩脫】你回來了爲什麼不來？

【伯唱唐司】我不能來。

【馬格哩脫】有什麼人禁止你麼？

【伯唱唐司】有兩個少年人在我家裏；他們請我喫夜飯咧。

【馬格哩脫】帶他們到我這里來喫夜飯，不是樣的麼？這兩位是誰？

【伯唱唐司】有一位是你認識的。（加司東哩歐。）

【馬格哩脫】我認識的麼？——還有那一位呢？

【伯唱唐司】 那是他的朋友。

【馬格呷脫】 夠了，不用說名字了；快點兒回來罷……哦，今天晚上很冷

……（略略咳嗽）法維爾，攔點兒木柴在爐子裏，人家快要凍僵了；你這人，既然不能使人家心裏愉快，至少也該有點兒用處才好。（法維爾如言）

【第七場】

前一場的人物，增加司東，阿芒，柏唐唱司三人，又男僕一人。

【男僕】 （通報）加司東哩歐先生，阿芒杜法爾先生，杜佛晚諾阿太

太，到。

【歐萊伯】是什麼一回事，要這樣儼然有价事的通報起來

【柏明唐司】我想總有什麼貴客在此地罷。

【聖戈唐】杜佛呢諾阿太太的交際禮儀開了場了。

【加司東】（很安氣的向馬格哩脫）怎麼樣好了尼娘？

【馬格哩脫】好，你呢·先生？

【柏明唐司】瞧！這里要用得着這樣規矩規矩的說話

【馬格哩脫】爲的是加司東已成了個大人物了；而況要是我們不這樣規規

矩矩的說話，歐其尼（Eugene）就要來挖我的眼睛了。

【加司東】歐其尼的手太小，你的眼睛可太大了。

【伯唱唐司】

夠了，笑話說夠了。——我親愛的馬格哩脫，請你允許我把阿芒杜法爾先生介紹給你（阿芒與馬格哩脫相互行禮）這是巴黎人中對於你最有愛情的一位。

【馬格哩脫】

（向伯唱唐司）那麼叫他們添上兩份刀叉罷。既然是這位先生對我有愛情，愛情可不見得不許他喫夜飯的。（伸手向阿芒。阿芒吻之）

【聖戈唐】

（向加司東，其時加司東正走到他前面）唉！這位親愛的加司東，我見到了你就快活。

【加司東】

你這老頭兒，可老是這樣的年少翩翩啊。

【聖戈唐】

對啊。

【加司東】

愛情呢？

【聖戈唐】

（指歐萊伯）你瞧。

【加司東】

好，恭喜你。

【聖戈唐】

可是我上這里來是怪害怕的，怕的是不要碰到了阿忙達。

【加司東】

阿忙達那苦惱孩子！她很愛你啊！

【聖戈唐】

她從前是太愛我了。後來可又有了個少年人，兩人鬧得分割

不開。這人是個開銀行的。（笑）要是我同他拚，可就要把他的買賣也拚了去。可是我的愛，真是心上的愛。有意思。

不過有的時候要藏躲在衣櫃裏，有的時候要潛伏在扶梯角裏
時候，有的時候要在街頭巷尾靜等。

【加司東】

這樣就叫你飽受風寒，鬧成了筋骨酸痛的症候。

【聖戈唐】

那沒有，過了些時，也就算了。反正是青春時代總得要過去的。——咳，那個苦惱的法羅爾，他不能和咱們一塊兒喫夜飯，可真叫我怪難受的。

【加司東】

（走近馬格哩脫）他真生得漂亮啊

【馬格哩脫】

可是只有已經老的不會再老到那裏去。

【聖戈唐】

（向阿芒，時歐萊伯以阿芒介紹於聖戈唐）先生，那位做總收的杜法爾先生，是不是你的親族？

【阿芒】

是的，先生，是我父親。你認識他麼？

【聖戈唐】

從前在內院綏（Zuccato）男爵府上見過，而且還見到了令尊

太太。令堂太太真是個端麗和愛的女人。

【阿芒】 她死了已經三年了。

【聖戈唐】 請你寬恕我，我無端的提起了你的悲哀的事。

【阿芒】 那不要緊，人家儘可以常常向我提起我的母親。凡是宏大而且純潔的愛，在我們身受的時候當然是一種幸福，便到了過後去紀念它，也還是一種讓餘下來的幸福。

【聖戈唐】 你是個獨子不是？

【阿芒】 不是，我還有一個姊妹……兩人隨便談說 走向戲台的後方

【馬格哩脫】 （低聲向加司東） 你這位朋友很不錯！

【加司東】 我也以為很不錯。而且他對於你，還有一種特別真摯的愛

情。伯唱唐司，對不對？

【伯唱唐司】你說什麼？

【加司東】我告訴馬格哩脫，謝阿芒對於她是愛得發了瘋了。

【伯唱唐司】這不是謊話。馬格哩脫，你相信他就是了。

【加司東】我的好朋友，他愛你，愛到了不敢向你說的一步。

【馬格哩脫】（向法維爾，他是直到現在還在彈琴）靜着罷，法維爾！

【法維爾】不是你老是要我彈琴的麼？

【馬格哩脫】要是我獨自一個人對著你，就要你彈；現在有客人在這裏，就辦不着了。

【歐萊伯】你們在那兒低低的說些什麼？

【馬格哩脫】你聽呢，聽了就知道。

【柏唱唐司】（低聲）說到他對於你的愛情，可已有了兩年的歷史了。

【馬格哩脫】那麼這一個愛情，可早已是個老頭兒了。

【柏唱唐司】阿芒的工夫，幾乎是盡在朱司打夫和尼希脫的家裏費去了，

爲的是要在那兒聽聽人家怎樣的談起你。

【加司東】在一年之前，你病了，可還沒有上巴涅羅去，不是你在床上

躺了三個月麼？在這三個月之中，不是有人向你說過，說有

一個少年，天天兒跑來，打聽你的病狀如何，可是並沒有留

下名字。

【馬格哩脫】哦，不差，我想起來了……

【加司東】 那就是他。

【馬格哩脫】 這可太好了。(叫喚) 杜法爾先生！

【阿芒】 姑娘叫我？……

【馬格哩脫】 你知道他們向我說的什麼？他們說：當初我病的時候，你天天兒跑來探聽我的病狀。

【阿芒】 那是真的，姑娘。

【馬格哩脫】 多謝多謝，我真是感謝不盡。法維爾，你聽見麼？你有沒有這樣呢？

【法維爾】 我認識了你還不到一年。

【馬格哩脫】 這位先生認識了我還只有五分鐘……你說的話老是這樣的

蟲。那雷進來，後面跟着兩個男僕，抬了張椅子。

【伯唱唐司】 喫罷！我要餓死了！

【法維爾】 再會罷，馬格哩脫。

【馬格哩脫】 什麼時候再會呢？

【法維爾】 你要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

【馬格哩脫】 那麼再會罷！

【法維爾】 （向衆人點首退出）先生們……

【歐萊伯】 再會，法維爾；再會罷，我的好東西。 （這時候，兩個僕人

已將椅子放好，刀叉杯碟等物，亦已安放齊全，大家就隨便坐下）

【第八場】

前場人物，加一法維爾。

【柏唔唐司】我的好孩子，你對於這位男爵，真的是太給他下不來了。

【馬格哩脫】這東西討厭！他老是向我提起他的租金。

【歐萊伯】你還要怨他麼？要是我，我就極願意他向我來提。

【歐戈唐】（向歐萊伯）你這樣說，我就很樂意了。

【歐萊伯】誰和你『你你我我』的說話。我就雅根兒不認識你。

【馬格哩脫】孩子們，大家快快的喫罷，喝罷！只要能夠舒舒服服就完

事，不要再費什麼唇舌了。

【歐萊伯】「向馬格哩脫」你知道我過生日，他送了我些什麼？

【馬格哩脫】誰？

【歐萊伯】聖戈唐。

【馬格哩脫】不知道。

【歐萊伯】他給了我一輛小馬車。

【聖戈唐】是班德（Bande）車行的。

【歐萊伯】不差；可是我竟沒有能叫他連馬也送了。

【柏啞唐司】就沒有馬也還是個馬車。

【聖戈唐】我這人早給你毀了，你若愛我，就爲着我而愛我罷。

【歐萊伯】說得好聽！

【柏唱唐司】（指着一只盤子）那是什麼鬼東西？

【加司東】是小松雞。

【柏唱唐司】給我一隻。

【加司東】只許她喫一隻。哦，多麼好的叉啊！亦許是毀了聖戈唐的就是這個叉啊！

【柏唱唐司】她！她！現在世界和女人蠢話，可以這樣她也她的麼？

【加司東】那麼，可又要回說到路易十五時代去了。——馬格哩脫，斟杯酒給阿芒；他正和「飲酒歌」一樣的渴着。

【馬格哩脫】請，阿芒先生，祝我的康健。

【大衆】祝馬格哩脫的康健！

【柏唱唐司】說到了飲酒歌，可有什麼人願意唱一章來聽聽呢。

【加司東】都是那麼些老調。我看你柏唱唐司，倒很有當初加浮詩酒會

(le Caveau)裏的那一種精神。

【柏唱唐司】那很好！那很好。

【加司東】喫到夜飯就要唱，太沒有意思。

【柏唱唐司】我可很喜歡。唱着聽聽真有趣。馬格哩脫，唱罷，唱一章非

魯興 (Philogene) 做的歌；這是個做詩的詩人。

【加東司】你喜歡他做那一路的詩呢？

【柏唱唐司】他是專門做詩送給馬格哩脫的；這是他的拿手戲。唱罷，唱

一章來聽聽罷。

【加司東】 我用我們全時代一切人們的名義來抗議這件事。

【柏唱唐司】 那麼大家投票罷！（除加司東外，餘人均舉手） 票投過了。加司

東，你是個少數黨，也替少數黨做個好榜樣。

【加司東】 可以。不過我不喜歡非魯興的詩，我知道是知道的。既然要

我唱歌，還是唱個歌罷。（唱）

（一）

這是個東方色彩的老晴天！

大家及時行樂罷！

嚇！若要有了這明燭風光才行樂，
那又是糊塗絕頂太可憐！

我們是什麼都不提

只要是大家舒舒服服笑嘻嘻。

也不管天光好不好，

只要是笑眼瞧着酒杯中，

杯中笑眼相迴瞧。

(三)

天公造酒又造愛，

爲的是天公地母常相愛。

人家說我們處世太糊塗，

算了罷！要不糊塗又怎麼？

你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我們能怎麼做就怎麼做。

你便是個最利害的檢查官，

請來瞧一瞧我們的酒杯罷，

嚇！保你馬上的心迴意轉，意滿心歡。

【加司東】（咕嚕坐下）話可說的不錯：人生總是快樂的，柏唱唐司總是胖的。

【歐萊伯】她胖了已有三十年了。

【柏唱唐司】可要它同現在說着的笑話一樣，快快的完結罷。你猜猜看：

我有多大年紀了？

【歐萊伯】我猜你有足足的四十歲

【柏唱唐司】她自己有了四十歲倒還是這樣的青春美貌！我是到了去年才滿三十五歲的。

【加司東】那麼現在已是三十六歲了。還好，看你樣子，還沒有老到四十歲以上去，這是規規矩矩的話！

【馬格哩脫】聖戈唐，不差，我想起來了，說到了年紀，有人向我講過一

樁故事，是有關於你的。

【歐萊伯】也是有關於我的。

【聖戈唐】什麼故事呢？

【馬格哩脫】其中有一輛黃馬車的問題。

【歐萊伯】那是實事啊，我的好朋友。

【柏唱唐司】瞧！這就是黃馬車的故事。

【加司東】是，可是讓我坐在馬格哩脫旁邊去罷；坐在柏唱唐司旁邊真討氣。

【柏唱唐司】是什麼個粗鹵東西！

【馬格哩脫】

加司東，請你靜着。

【聖戈唐】

哦！好晚飯，東西真不錯！

【歐萊伯】

瞧！他來了，他要想掩飾了他的馬車……

【馬格哩脫】

黃馬車！

【聖戈唐】

黃不黃於我沒有關係。

【歐萊伯】

那也好，反正只要大家想想就好了：他從前是愛上了阿忙達的。

【加司東】

我給你們刺激得太可以了，須得和馬格哩脫親個嘴才好。

【歐萊伯】

好朋友：你這人真是要不得。

【加司東】

歐萊伯發了火了，爲的是她的話頭給我打斷了。

【馬格哩脫】

歐萊伯說的不差。加司東簡直和法維爾一樣的討厭。等一會拿張小椅子來，叫他到旁邊去喫，像處置淘氣的小孩子一樣。

【歐萊伯】

好；就叫他到那邊去喫。

【加司東】

可要有個條件：喫完之後諸位太太們一個人給我親一個嘴。

【馬格哩脫】

就請伯唱唐司做代表；你同她一個人親了嘴，就算親了大眾的。

【加司東】

不行不行；非一個個的親嘴不可。

【歐萊伯】

好好，給你親就是了；你坐到那邊去，不許開口。——那一天，大半還是那一天的晚上……

【加司東】

(在琴上彈【馬兒勃羅克】Malbrunck曲) 不對不對，這個琴的音不對了。

【馬格哩脫】

不要睬他。

【加司東】

講這樣的故事真討厭。

【聖戈唐】

加司東的話對啊！

【加司東】

我所以要討厭，因為你這一件故事，我早已知道了，而且老得和柏唱唐司一樣老了，是不是呢？簡單說來，也只是有一天，聖戈唐跟着了一輛黃馬車走，直跟到了阿忙達家門口，看見車子裏走下來的是阿琪諾兒 (Azenor)。因此就證明阿忙達是欺負了聖戈唐了。這不是很新鮮麼？其實是誰沒有給

人家欺負過？我們知道：被朋友們欺負，或者是被姘頭們欺負，真是常有的事，只要聽一聽譚格呢克的鐘聲曲（Carillon de Dunkerque）就完事了。（在琴上彈鐘聲曲）

聖戈唐】

我知道當初是阿忙達和阿琪諾囑兩人姘上了欺負我：可也知道現在是歐萊伯和愛德孟兩人姘上了欺負我。

【馬格哩脫】

好啊，聖戈唐！聖戈唐真是個英雄！我們大家都愛他，愛得要發瘋了！誰愛他愛得要發瘋的舉手！（大家舉手）好一個全體一致！聖戈唐萬歲啊！加司東，來一個什麼曲子，讓我們同聖戈唐跳舞。

【加司東】

我只會一套「波爾加」。

【馬格哩脫】也好，就是「波爾加」罷！來，聖戈唐和阿芒，先把桌子搬

開去。

【柏唱唐司】我還沒有喫完咧。

【歐萊伯】先生們聽，馬格哩脫竟老不客氣，直叫起阿芒來，連先生都不稱了。

【加司東】（一面彈着琴）快點兒罷；嚟，這一段該怎麼彈的，我可有點兒糊塗了。

【歐萊伯】是不是和聖戈唐跳舞？

【馬格哩脫】不是，是我；我和他跳舞。——來，我的小聖戈唐，來！

【歐萊伯】來罷，阿芒，也來罷！

(馬格哩脫跳舞了一會，忽然停住)

【聖戈唐】 怎麼，你怎麼着？

【馬格哩脫】 沒有什麼，只是有點兒轉不過氣。

【阿芒】 (走至馬格哩脫前) 姑娘，你難過麼？

【馬格哩脫】 哦，沒有什麼；接下去跳舞罷。(加司東努力彈琴；馬格哩脫想繼續跳舞，但不久又停)

【阿芒】 加司東，停着罷。

【柏唱唐司】 馬格哩脫病了。

【馬格哩脫】 (透不過氣) 給我一杯水。

【柏唱唐司】 你怎麼着？

【馬格哩脫】還是那老漢子。可是沒有什麼，你放心是了。請你們上那邊

屋子裏去坐一坐，抽支把雪茄，我一會兒就來。

【柏唱唐司】那麼聽她一個人在這里罷；她要是一病，就只喜歡獨自一個
人靜着。

【馬格哩脫】你們去罷，我一會兒就來。

【柏唱唐司】去罷去罷！（自語）這里是一點趣味都沒有的了。

【阿芒】苦惱的孩子！（與衆人同出）

【第九場】

【馬格哩脫】

獨自；努力的想回復她的呼吸）唉！……（向鏡子裏看一看）我的臉多

白啊！……唉！……（兩手捧面，支肘倚於鏡鈴之上）

【第十場】

馬格哩脫與阿芒。

【阿芒】

（進來）怎麼樣，姑娘，好點兒沒有？

【馬格哩脫】

你，阿芒先生啊！多謝。我好點了。……而且我也慣了。……

【阿芒】

你簡直是自殺！我願意做你的朋友，做你的親屬，要禁止

你，不許你再鬧出這樣的病來。

【馬格哩脫】這是你做不到的。瞧瞧，你來！可是你有什麼法子呢？

【阿芒】我以爲是……

【馬格哩脫】唉！你這人可真好。瞧瞧別人罷，他們有誰來顧到我。

【阿芒】別人愛你，不同我愛你一樣。

【馬格哩脫】這是真的，可是這種的人愛情，我早已忘去的了。

【阿芒】這是你說笑話了！

【馬格哩脫】這是上帝不許我！我天天所等著的只是一件事，那里是說笑

話呢？

【阿芒】就算這樣罷；可是，要是有人對於你能有這樣的愛情，在你

一方面，你也該以爲值得可以答應他一件事了。

【馬格哩脫】什麼事呢？

【阿芒】就是好好的調護你自己。

【馬格哩脫】調護我！那做得到麼？

【阿芒】爲什麼做不到？

【馬格哩脫】我的好朋友，要是我要調護我，我早就該死了。我所以能於支持到今天，就還是虧着我這狂熱的生活。再說調護這一件事，對於有家族有朋友的貴婦人，那自然是好的；至於我們，只要有什麼一天不能伺候人家，供人家的娛樂與虛榮，那就誰也不再來睬我們，只躑着悠悠的長夜，悠悠的長日，給我們自己消受。這種情形我已看得清楚了，算了罷！從前我病

着，在床上整整的躺了兩個月。起初還好，到一過第三個禮拜，誰都不上我的門了。

【阿芒】

我呢，也的確並不是你的什麼人。不過，要是你願意的話，馬格哩脫，我願意來調理你，像你的一個親弟兄一樣。我願意調理到你病好。到你病好之後，你有了氣力了，那麼，你就是要再過現在這狂熱的生活也儘可以，若然你以為這樣的生活好。不過據我想來，恐怕你所愛的，還一定是個安靜的生活罷。

【馬格哩脫】

你給我苦酒喫。

【阿芒】

那麼，你就沒有心的麼，馬格哩脫？

【馬格哩脫】

心麼！可就是因為有了這顆心，使我在今日以前所過的生活
中，自己半點兒把握沒有。（第二幕）可是，你說的話當真不當
真？

【阿芒】

當真。

【馬格哩脫】

那麼柏唱唐司並沒有欺騙我。她向我說：你是個極有情感的
人。這麼說，你就來調理我麼！

【阿芒】

是的。

【馬格哩脫】

你可以無論什麼時候都陪着我麼？

【阿芒】

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只要你_不討厭我。

【馬格哩脫】

這算什麼一回事呢？

【阿芒】 算作我對於你的一番至誠之心。

【馬格哩脫】 這至誠之心從那里來的呢？

【阿芒】 因為是我對於你，有一種阻厄不住的同情。

【馬格哩脫】 這同情從那一天起的呢？

【阿芒】 那還是在兩年以前，有一天，我看見你走過我面前，真的是極美麗，極高貴，而又有極風流的神韻。自此以後，我就遠遠的，默默的，將精神全注在你的生活上。

【馬格哩脫】 爲什麼要直到今天才同我說起呢？

【阿芒】 因爲我不認識你，馬格哩脫。

【馬格哩脫】 要認識是容易的。我病的時候，你既然有這樣的好意天天來

探聽我的病狀，爲什麼不竟就上樓來看看呢？

【阿芒】 我有什麼權利可以上你的樓？

【馬格哩脫】 難道對於我這種女人，還怕唐突了麼？

【阿芒】 對於無論什麼女人，這種的舉動總是唐突的。而況……

【馬格哩脫】 而況？……

【阿芒】 而況我已也怕一旦見了你，免不得要受了你的影響，弄得身不由主。

【馬格哩脫】 這樣說，你是愛我了！

【阿芒】 這一句話，就便要說，也不必今天說。

【馬格哩脫】 請你永遠不要說。

【阿芒】

爲什麼呢？

【馬格哩脫】

因爲要是你存了這樣的心，恐怕將來的結果一定不外乎兩種的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你所願意我能於有得的，可是我自己相信不見得能夠辦得到；在第二種情況之下，那可就糟，你從此就進了一個悲苦的社會，這社會中的一個女人，乃是悲哀的，有病的，神經衰弱的；亦許她也有得一點風情，但這種的風情，比什麼悲哀都悲哀。這是個一年要花上十萬法郎的女人，將她給了那老而且富的公爵，也未嘗不好；若是給了你這樣的青年人，那真是要不得。不與再說了；方才所說的，盡是些孩子話！你還是同我拉一拉手，回到那邊飯堂

裏去。人家看見我們老不去，還不知道當作什麼意思咧。

【阿芒】
要是你以為我去的好，我就去；我呢，我還要請你答應我留在此地。

【馬格哩脫】
爲什麼？

【阿芒】
爲的是你的風情，叫我害了病了。

【馬格哩脫】
要不要我給你開個藥方？

【阿芒】
要。

【馬格哩脫】
那麼自己有點把握，救救你自己，若然你向我所說的話是真話；或者是你愛我，就像一個好朋友一樣的愛我，可不要在朋友之外更說什麼。你儘可以到我此地來，大家說笑取樂，

可不要以為我這個人值得什麼，我這人也實在值得什麼。你這人的心真好，而且也有被愛的需要；可是要到我們這一個世界中來混，你年紀還太輕，情感也太富。你應當另外找一個女人去使用你的愛，或者是你就和她結了婚。你可以看得出我並不是個壞女人；我和你說的都是真話。

【第十一場】

前場的人物，增一伯唱唐司。

【伯唱唐司】

（推開半扇門，探頭進來）哦！你們在這里搞什麼鬼？

【馬格哩脫】 我們說的是正話；請等一下，一會兒我們就同上那邊去。

【柏唱唐司】 好，好；說罷，孩子們。

【第十二場】

馬格哩脫與阿芒。

【馬格哩脫】 這樣可以算說定了罷，你從此不愛我？

【阿芒】 我聽你的話，我去了。

【馬格哩脫】 竟就要去了？

【阿芒】 是。

【馬格哩脫】人家也有過你這樣的事，可並不就去。

【阿芒】這因爲是你又答應了人家了。

【馬格哩脫】唉！傷心，我就簡直沒有。

【阿芒】你就簡直沒有愛過什麼人麼？

【馬格哩脫】簡直沒有，多謝上帝的照顧！

【阿芒】哦，我謝謝你！

【馬格哩脫】謝什麼？

【阿芒】謝謝你所說的話；再沒有別種消息，可以使我聽了更快樂的了。

【馬格哩脫】好奇怪！

【阿芒】

你要我向你說麼，馬格哩脫？我會有好多次，整夜天的在你窗下呆站着。六個月以前，我拾到了你手套上掉下的一個鈕子，至今還是珍重保藏着。

【馬格哩脫】

我不信。

【阿芒】

你不信也好；我原是個傻子，就給你取笑取笑罷。取笑我這傻子，乃是最好的一件事。……再會。

【馬格哩脫】

阿芒！

【阿芒】

你又叫我的麼？

【馬格哩脫】

我不願意看見你發怒而去。

【阿芒】

你說我向你發怒麼？那有這情理？

【馬格哩脫】慢着；你向我說的話，中間也有點兒是真話麼？

【阿芒】你問出這樣的一句話來！

【馬格哩脫】那麼好，我門拉拉手；請你半天再來，常常來，我們再細細的談。

【阿芒】這是多承盛情了；可是就我說，還覺得不夠。

【馬格哩脫】那麼，你要怎麼就怎麼，你要要求什麼就要求什麼，既然是你對於我，已經有過了一番的盛意。

【阿芒】請你不要說這樣的話。我不願意你用笑話來回答我的正話。

【馬格哩脫】我不說笑話了。

【阿芒】那麼回答我的話罷。

【馬格哩脫】 什麼話呢？

【阿芒】 你願意不願意被人家愛？

【馬格哩脫】 那要看；看是誰。

【阿芒】 是我。

【馬格哩脫】 愛了呢？

【阿芒】 愛了之後，就一直用深摯的愛情愛下去，以至於無窮。

【馬格哩脫】 以至於無窮？……

【阿芒】 是。

【馬格哩脫】 那麼，要是我馬上就相信你這句話，你向我說什麼呢？

【阿芒】 ……
（面上現出熱情）我說……

【馬格哩脫】

你所說的，恐怕也不過是別人所說的話。可是這有什麼關係呢！反正我的壽命總比別人短，我過這一世總是過得很快的。不過，你也儘可以放心。儘說你的愛情是無窮的、我的壽命是短促的，恐怕我能於生活的時間，總比你能於愛我的時間還要長。

【阿芒】

馬格哩脫……

【馬格哩脫】

現在呢，你的精神已刺激得夠了；聽着你說話的聲音，也就可以證明你的誠意；你的話，亦許不見得說過了就算。凡此種種，總應當受到一些報酬才好。……你就拿這朵花去罷。（給與茶花一朵）

【阿芒】拿了有什麼用處呢？

【馬格哩脫】仍舊拿來給我。

【阿芒】什麼時候拿來？

【馬格哩脫】到它枯萎的時候。

【阿芒】它要到什麼時候才枯萎呢？

【馬格哩脫】那是無論什麼花，都不過一早一晚的功夫就枯萎了。

【阿芒】唉！馬格哩脫，我真的是快樂極了。

【馬格哩脫】這很好，再說一聲你愛我呢。

【阿芒】是；我愛你！

【馬格哩脫】現在你可以去了。

【同前】

（向後退）找去了。重又回來，親了一親馬格哩脫的手，然後走出）

（門外夾道中有笑聲及唱戲聲）

【第十三場】

馬格哩脫；後來進來的是加司東，聖戈唐，歐萊伯，柏唱唐

同。

【馬格哩脫】

（獨自；隨着阿芒所走出的那一個門）爲什麼不？——有什麼好？——

——我的生命就在這兩句話中來來往往的走，就來來往往的消

磨於這兩句話中啊。

【加河東】

（推開午扇門，進來）村歌合唱！唱

這是個有幸福的一天；

趁着這這最好的一天，

讓咱們來聯合起

結婚的火把，

和那美麗的野花……

【李戈唐】

杜法爾夫婦萬歲！

【陳萊伯】

這里就是結婚跳舞場了！

【馬格哩脫】應當是我來同你們跳舞。

【聖戈唐】我真是真快活啊！

（柏哈唐同戴上一只男帽子，加同東戴上一只女帽子，餘人亦各各胡亂化粧。
跳舞）

第二幕

馬格哩脫的梳妝室。

【第一場】

馬格哩脫，柏唱唐司，那雷。

【馬格哩脫】（坐在梳妝台旁，柏唱唐司從外面走進來）我的好朋友，晚安！你見着了

公爵沒有？

【柏唱唐司】見着的。

【馬格哩脫】他給了你沒有？

【柏唱唐司】（許多鈔票給與馬格哩脫）這就是。——你能不能借我三四百法

郎？

【馬格哩脫】你拿就是了。……你向公傅說過我要到鄉下去麼？

【柏唱唐司】說過了。

【馬格哩脫】他說什麼？

【柏唱唐司】他說你的辦法好，說你到鄉下去了，你身體只有得變好。你去不去呢？

【馬格哩脫】我希望去。我今天又去把那房子看了一回。

【柏唱唐司】要多少租金呢？

【馬格哩脫】四千法郎。

【柏唱唐司】哦，那麼許多！這就是愛情啊，我的好朋友。

【馬格哩脫】我可是有點兒害怕。這亦許是一種的熱情，亦許也只是——一番
杜空的妄想。就我所能知道的說，這總還是一件事罷了。

【柏唱唐司】他昨天來了沒有？

【馬格哩脫】這還要問？

【柏唱唐司】他今天晚上還要來。

【馬格哩脫】一會兒就來了。

【柏唱唐司】我也知道的啊！他在我家裏停留了有三四點鐘。

【馬格哩脫】他向你說起我的麼？

【柏唱唐司】你學問他說起你的什麼呢？

【馬格哩脫】他向你說些什麼呢？

【柏唱唐司】他說他愛你，那還要問。

【馬格哩脫】你認識了他有好久了麼？

【柏唱唐司】是的。

【馬格哩脫】你看見他愛過什麼別的女人沒有？

【柏唱唐司】從來沒有。

【馬格哩脫】這是真話？

【柏唱唐司】千真萬真的話。

【馬格哩脫】你看他說到了他的母親和妹子的時候是怎樣的，你就可以知

道他是個好心眼兒的人。

【柏唱唐司】這樣的人不能有上十萬八萬磅的租金，真是大不幸！

【馬格哩脫】你錯了，這才是大幸，至少至少，也必須是沒有了租金的人

才可以愛得。（引柏唱唐司的手，放在她自己的胸口瞧！）

【柏唱唐司】什麼？

【馬格哩脫】我的心跳了，你不覺得麼？

【柏唱唐司】爲什麼心跳？

【馬格哩脫】爲的是十點鐘了，他快來了。

【柏唱唐司】嚇，你竟愛他愛到了這一步？我可要用心些，不要學你的

樣。可是這樣還不好麼，你自己說罷！

【馬格哩脫】

（向那裏，時那裏正在室中來來往往的收拾東西）去開門，那裏。

【那裏】

還沒有叫門咧。

【馬格哩脫】

我說叫的了。

【第二場】

柏唱唐司、馬格哩脫、

【柏唱唐司】

我的好朋友，我去替你禱告罷。

【馬格哩脫】

爲的是？

【柏唱唐司】

爲的是你在危險之中。

【馬格哩脫】 亦許是。

【第三場】

前一場的人物，增一阿芒。

【阿芒】 馬格哩脫！——（總就馬格哩脫）

【伯唱唐司】 你連晚安都不向我說一聲，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

【阿芒】 對不起對不起，我親愛的伯唱唐司，你好麼？

【伯唱唐司】 是時候了！……孩子們，我去了；家裏還有人等着我咧。——

再會。（出）

【第四場】

阿芒，馬格哩脫。

【馬格哩脫】 來，坐這兒來，先生。

【阿芒】 (如話，往坐其膝上) 那麼？

【馬格哩脫】 你是不是永遠這樣的愛我。

【阿芒】 不！

【馬格哩脫】 怎麼？

【阿芒】 我愛你下去，還要比現在愛上一千倍，姑娘！

【馬格哩脫】你今天做了些什麼事？……

【阿芒】我去看過了柏唱唐司，朱司打夫，尼希脫三個人。凡是可以聽得見人家談到馬格哩脫的地方，我都到過了。

【馬格哩脫】晚上呢？

【阿芒】晚上啊，本來是我父親有信來，說在都囉（Tours）等我，叫我去。我回信說走不開，請他不要等的了。你瞧，我現在不是坐在火車裏往都囉去呢！……

【馬格哩脫】不過呢，你也不應當對於你父親就糊塗起來。

【阿芒】那可沒有什麼危險。你呢，你今天做了些什麼事？……

【馬格哩脫】我，我在這里想你。

【阿芒】 真的麼？

【馬格哩脫】 自然真的；我還想了一些方法。

【阿芒】 真麼？

【馬格哩脫】 真的。

【阿芒】 那麼說給我聽！

【馬格哩脫】 將來說。

【阿芒】 爲什麼不馬上說？

【馬格哩脫】 亦許是你愛我，還沒有愛到般數。要到得這些方法可以實現的時候，那才是我可以向你說得的時候。現在你只須知道我所想的法，爲的是你。

【阿芒】 爲的是我？

【馬格哩脫】 是，爲的是你，爲的是我太愛你了。

【阿芒】 瞧，這是什麼一回事呢？

【馬格哩脫】 你就是問到了也能有什麼好處呢？

【阿芒】 我請你務必告訴我。

【馬格哩脫】 （猶豫了一會）難道我對於你，竟不能守得一點秘密的麼？

【阿芒】 我聽你說。

【馬格哩脫】 我想看了一個方法。

【阿芒】 什麼方法？

【馬格哩脫】 我只能把這方法的結果告訴你。

【阿芒】 怎樣的結果呢？

【馬格哩脫】 要是你我兩人能同到鄉下去過夏，你快活不快活呢？

【阿芒】 那還要問？

【馬格哩脫】 這就好。要是我的方法能有結果，結果就是在兩禮拜之後，我就可以自由了；我就再沒有什麼別種負擔，儘可以同你到鄉下去消夏了。

【阿芒】 用了什麼方法可以達到這個目的，你難道就不能告訴我麼？

【馬格哩脫】 那不能。

【阿芒】 是不是你獨自一個人想出來的方法，馬格哩脫？

【馬格哩脫】 你說起這樣的話來！

【阿芒】請你回答我就是了。

【馬格哩脫】也好，是的，是我獨自一個人。

【阿芒】是你獨自一個人去辦理這件事麼？

【馬格哩脫】（又躊躇一會）是的，是我獨自一個人。

【阿芒】（站起來）你讀過馬儂雷加（*Manon Lescaut*）這一部書沒有？

【馬格哩脫】讀過的；那邊客堂裏有這一部書。

【阿芒】你看鐮格哩歐（*Des Grieux*）這個人怎麼樣？

【馬格哩脫】你爲什麼問這個問題？

【阿芒】書中說起，有一次，馬儂也想了一個方法，去向一位貴族名

叫B——先生的要了錢，給她自己和鐮格哩歐兩人使花了。

馬格哩脫，你的心腸總比馬儂好；我呢，我也總比鏞格哩歐正氣些！

【馬格哩脫】這就是說？……

【阿芒】這就是說，假使你所想的方法是這一類的方法，我可不能承受。

【馬格哩脫】很好，我的朋友，我們就不要再提罷……（停一下）今天天氣

很好啊，是不是呢？

【阿芒】是的，很好。

【馬格哩脫】觴瑟里瑟（Champs-Élysées）準有很多很多的遊人罷？

【阿芒】很多。

【馬格哩脫】怕要過幾天，到沒有了月亮了，人纔少些罷？

【阿芒】（不耐）唉！月亮不月亮，關得我什麼事呢！

【馬格哩脫】那麼，你叫我向你說些什麼呢？方纔我向你說我愛你，我要給你個愛你的證據，你又發起脾氣來了，那麼，我也只能向你說說月亮了。

【阿芒】馬格哩脫，你究竟要怎樣？你這種的念頭，只須有得一點，就馬上可以使我妒忌怨恨。你方才向我所說的話是……

【馬格哩脫】是不是我們再回轉去說那一句話？

【阿芒】哦！上帝，是的，我們再回轉去說那一句話。……你所提出的那辦法，可真要叫快樂得發瘋；不過辦這一件事以前的

那一種秘密……

【馬格哩脫】

又來了，你也好好的想一想呢！你是愛我的，你也願意離開了這討厭的巴黎，同我到鄉下去過上些時，是不是呢？

【阿芒】

是的，我很願意

【馬格哩脫】

我呢，我也愛你，我也願意能於這樣。可是要這樣，就要在我所缺乏的東西上，想一點方法。你對於公爵，並沒有什麼禁忌。你也知道你我兩人的結合，中間有何等樣的純潔的感情。那麼，這一件事你就任聽我一個人去做就是了。

【阿芒】

不過……

【馬格哩脫】

我愛你。瞧，這就算說定了不是？

【阿芒】 可是……

【馬格哩脫】 〔苦苦的求〕這就算說定了罷，瞧？……

【阿芒】 且慢着。

【馬格哩脫】 那麼，你明天來看我；我們再談。

【阿芒】 怎麼，我明天來看你？你這就叫我走麼？

【馬格哩脫】 我不是叫你走。你還可以再坐一下。

【阿芒】 再坐一下！你還有什麼別人要來麼？

【馬格哩脫】 瞧！你又來了！

【阿芒】 馬格哩脫，這是你欺負我！

【馬格哩脫】 我問你：你認識了我有幾大了？

【阿芒】

四天。

【馬格哩脫】

你憑着什麼可以強迫我接待你？

【阿芒】

那沒有。

【馬格哩脫】

那麼，要是不愛你，我有沒有權利可以請你吃閉門羹，像

我對付法維爾和許許多多的不相干的人一樣？

【阿芒】

那自然。

【馬格哩脫】

那麼，你只求能於愛得我就是了，還要埋怨什麼呢？

【阿芒】

對不起，寬宥我，一千個寬宥我！

【馬格哩脫】

你如果老是這樣，我一生一世就只有寬宥你的工夫了！

【阿芒】

那一定不；這就是最後一次了。瞧，我這就去了。

【馬格哩脫】 那麼回頭見。明天正午十二點鐘請過來，我們一塊吃午飯。

【阿芒】 那麼，明天見罷。

【馬格哩脫】 明天見。

【阿芒】 十二點麼？

【馬格哩脫】 十二點。

【阿芒】 一定麼？……

【馬格哩脫】 怎麼？

【阿芒】 你沒有別人要來麼？

【馬格哩脫】 又來了！我向你說我愛你，在全世界中我只愛你一個人！

【阿芒】 那麼再會！

【馬格哩脫】再會，我的大孩子！——同芒翁碰一會，出——

【第五場】

馬格哩脫，獨自，仍在原處。

【馬格哩脫】在一禮拜以前，有誰能向我說，世界上有這樣的一個我向來所不知道的人，能於在這樣短的時間之內，就來關切着我的心與我的想念，而且關切到了這樣的一步？而況他還愛着我呢？就我說，我所知道的是，如果我現在對於他總可算以得愛，那麼我就算從沒有用過我的愛。可是爲什麼要把一種快

樂犧牲掉呢？爲什麼他就不聽任着自己，走向他心腔中最
妄幻的一個所在去呢？——我又是個什麼？我不過是天地間
偶然所生的一個動物罷了！那麼就聽憑偶然來處置我，聽它
要怎麼就怎麼罷！——這於我並沒有什麼關係，我只覺得我
現在的幸運愉快，竟是我從前所沒有過的。這亦許是因爲有
了一個不良的預料，才是如此。我們這一班的女人，都預料
着人家是愛我們的，我們是從不愛人家的，因此一旦碰着了
個心上所料不到的事，就連我們自己所處的地位也就糊糊起
來了。

【第六場】

馬格哩脫，那甫，琪唛伯爵。

【那甫】

（通報）伯爵到。

【馬格哩脫】

（仍坐原處）伯爵晚安！

【伯爵】

（就視其手）晚安，好朋友！今兒晚怎麼樣，身體好！

【馬格哩脫】

很好。

【伯爵】

（就繼續坐下）哦！這鬼天很冷。你寫信約我十點半來，瞧，我的表準麼？

【馬格哩脫】

多謝。我親愛的伯爵，我有話要向你說。

【伯爵】 你喫過夜飯沒有？……

【馬格哩脫】 爲什麼？……

【伯爵】 爲的是我要同你出去吃夜飯去；我們有話就在吃夜飯的時候談。

【馬格哩脫】 你餓了麼？

【伯爵】 到了吃夜飯的時候總是餓的。我方才在俱樂部裏吃晚飯，可吃得真壞！

【馬格哩脫】 你們在俱樂部裏做些什麼事？

【伯爵】 到我走的時候，他們賭起錢來了。

【馬格哩脫】 聖戈唐輸了沒有？

【伯爵】

只輸了五百法郎，他可好像輸了幾萬法郎似的叫將起來了。

【馬格哩脫】

前幾天，他和歐萊伯在我這里吃夜飯的。

【伯爵】

還有什麼人沒有？

【馬格哩脫】

還有加司東哩歐，你認識麼？

【伯爵】

認識的。

【馬格哩脫】

還有阿芒杜法爾先生。

【伯爵】

這阿芒杜法爾先生是誰？

【馬格哩脫】

還是加司東的朋友。此外還有柏咽唐司和我。……瞧，我們

這麼許多人在一塊兒吃夜飯，開頭笑開得真夠啊！

【伯爵】

要是我知道了，我也來了。哦，我想到了，方才我進門之

前，這里走出去了一個人，這是誰？

【馬格哩脫】

沒有，沒有什麼人。

【伯爵】

是我下了車上樓的時候，他就向我跟上來，像是要聽一聽我是什麼人；到得我覺得了，他就走了。

【馬格哩脫】

（百語）這難道是阿芒麼？（按鈴）

【伯爵】

你要什麼東西麼？

【馬格哩脫】

是的，我要向那寧說句話。（低聲向那寧）你下樓去，到街上去看一看，是不是阿芒杜法爾先生還在那里，可不要給他知道

了；看了之後就來回我的話。

【那寧】

知道了，姑娘。（出）

【伯爵】 有一個新聞。

【馬格哩脫】 什麼新聞？

【伯爵】 加古基 (Gakouki) 結了婚了。

【馬格哩脫】 是我們的那個「波蘭王子」麼？此當是伯爵之子，波蘭王上子者，非名也。

【伯爵】 可不是！

【馬格哩脫】 同誰結的婚？

【伯爵】 你猜猜看。

【馬格哩脫】 這個人我也認識麼？

【伯爵】 告訴你罷：就是那小愛特兒。(Adele)

【馬格哩脫】 糟！這是愛特兒大不該！

【伯爵】 恰恰相反，這是加古基大不該……

【馬格哩脫】 好朋友，我向你說：要是一個有身分的男人娶了個像愛特兒那樣的一個女人，這並不是那男人胡鬧，實在是那女人有意要做一件壞事。你的波蘭王子就從此毀了，聲名也從此掃地了；而況，他所以要娶愛特兒，無非是爲着有了那一兩萬磅的租金，就是你辛辛苦苦替他東拼西湊弄起來的。

【那寧】 （進來，低聲向馬格哩脫） 姑娘，沒有，外面沒有什麼人。

【馬格哩脫】 現在是，我親愛的伯爵，我們要說規規矩矩的事了。

【伯爵】 規規矩矩的事！我可願意說些快快樂樂的事。

【馬格哩脫】 你喜歡的快快樂樂的事，等一會說就是了。

〔伯爵〕 那麼我聽你說罷。

〔馬格哩脫〕 你有現錢沒有？

〔伯爵〕 我？那是從來沒有的。

〔馬格哩脫〕 這就該想些法子。

〔伯爵〕 那麼，是你要用錢麼？

〔馬格哩脫〕 可不是！我要有一萬五千法郎才過得去。

〔伯爵〕 糟糕！這可要好好花花一個大！可是爲什麼要整整的一萬

五千法郎呢？

〔馬格哩脫〕 爲的是我欠了人家的。

〔伯爵〕 是你要還債麼？

【馬格哩脫】 是人家要我還。

【伯爵】 非還不可麼？…

【馬格哩脫】 非還不可。

【伯爵】 那麼……算數就是了，我想法子罷。

【第七場】

前一場的人物，增一那寧。

【那寧】
（進來） 姑娘，有人送來了這一封信，說即刻就要交給姑娘的。

【馬格哩脫】

這更深夜半還有人寫信給我？（拆信）阿芒！這是什麼意思？

（體）『就算是我所愛的一個女人罷，她若要拿我這樣的開頑笑起來，我可不能答應。我剛出你的門，就看見琪唛伯爵進去。我沒有聖戈唐那樣的年紀與美德。請你寬宥我，我沒有百萬家私，這是我獨有的一個大錯。我們倆從此可以把我們是曾經相識過，而且是曾經自以為相愛過的這一件事，大家都忘去了。你接到這一封信的時候，我已離開了巴黎了。』

阿芒

【那寧】

姑娘有回信沒有？

【馬格哩脫】

沒有；就說這樣也好。（那寧出）

【第八場】

伯爵與馬格哩脫。

【馬格哩脫】（自語）好！真是做了場昏夢！好不倒霉！

【伯爵】這是封什麼信？

【馬格哩脫】好朋友，你開它是什麼信麼？這是給了你一個好消息。

【伯爵】怎麼？

【馬格哩脫】這一封信：是來送一萬五千法郎給你的！

【伯爵】一送就送這許多，這樣的信我還是第一次接到。

【馬格哩脫】我方才向你要求的錢，現在用不着了。

【伯爵】是你的債主不要你還債了麼？唉！這債主可真好啊

【馬格哩脫】不是。好朋友，告訴了你罷：是我愛了一個人。

【伯爵】你？

【馬格哩脫】是我。

【伯爵】愛的是誰呢？上帝！

【馬格哩脫】是一個不愛我的人，還是很平常的；是一個沒有錢的人，這也是很平常的。

【伯爵】哦，不差，我明白了：許是你愛了這一個人，就叫你對於別人，有點兒相與不來了。

【馬格哩脫】

瞧罷，這是他寫給我的信。（以信授伯爵）

【伯爵】

（讀信）「我親愛的馬格哩脫……」瞧！這是杜法爾先生。這位

先生可真能吃醋啊！哦！現在是我明白了這一封兌匯信的用處了。你想的方法真聰明，真聰明！（把信遞給馬格哩脫）

【馬格哩脫】

（按鈴，並將信擲於桌上）你方才要請我去吃夜飯，是不是？

【伯爵】

是，我現在還要請你去。你一餐總吃不了一萬五千法郎的。

我這人是老是很經濟的。

【馬格哩脫】

那麼我們就去；我要出去吸點兒空氣。

【伯爵】

據我看來，這件事對於你很不好；你真煩惱得可以了，我的

好朋友。

【馬格哩脫】 那沒有什麼。(向剛走進來的那兒)給我一頂帽子，一個披肩。

【那甯】 姑娘要那一頂？

【馬格哩脫】 帽子隨便拿一頂就是，披肩挑一條輕一點的。(向伯爵)我的好朋友，我說我們應當什麼事都隨便些。

【伯爵】 對啊！我是一向就是這樣的。

【那寧】 (披肩肩與馬格哩脫)姑娘不嫌冷麼？

【馬格哩脫】 不。

【那甯】 要不要等姑娘？……

【馬格哩脫】 不用，你去睡就是了；亦許我回來得很遲。……伯爵，我們

走罷！(兩人同出)

【第九場】

那寧 獨自。

【那寧】

總有了什麼事了，我看姑娘好像是怪難受的。一定是方纔送來的那封信，鬧了什麼亂子。（取桌上的那封信）瞧，就是這封信。（讀）鬼！這位阿芒先生竟是這樣一個朝三暮四的人。只是兩天以前下個委任狀，今天可就要把人家免職；他這種生活，簡直是玫瑰花的生活，政客的生活。……嚇！（伯昭唐同

逆來）杜佛呢諾阿太太。

【第十場】

那寧，柏唱唐司，男僕。

【柏唱唐司】馬格哩脫出去了麼？

【那寧】剛出去。

【柏唱唐司】那里去的？

【那寧】去吃夜飯的。

【柏唱唐司】琪味先生同去的麼？

【那寧】是的。

【柏唱唐司】她剛才接到一封信的麼？

【那寧】有阿芒先生的一封信。

【柏唱唐司】她看了說什麼沒有？

【那寧】沒有說什麼。

【柏唱唐司】她快回來的麼？

【那寧】不見得，怕要很遲。時候已經不早了；我當你早已睡了。

【柏唱唐司】我的確早已睡了。睡着了可有人來大叫其門；開出一看：

（有人敲門）

【那寧】進來！

【男僕】姑娘叫我來拿一件皮大衣；她覺得有點兒冷。

【那穿】 姑娘還在樓下麼？

【男僕】 是；姑娘在車子裏。

【柏唱唐司】 你去請姑娘上來，說是我請她的。

【男僕】 可不是姑娘獨自一個人在車子裏。

【柏唱唐司】 那不要緊，你去就是了。（男僕出）

【阿芒】 （在外面）柏唱唐司！

【柏唱唐司】 （開門）來了來了！又是一個沒有耐心的！唉！這班吃醋朋友都是一樣的。

【阿芒】 怎麼樣？

【柏唱唐司】 等一等呢，太爺！一會兒我叫你就是了。

【第十一場】

前一場的人物，增一馬格哩脫。

【馬格哩脫】我親愛的柏唱唐司，你要同我說什麼話麼？

【柏唱唐司】阿芒在我家裏。

【馬格哩脫】這關我什麼事？

【柏唱唐司】他要來同你說句話。

【馬格哩脫】我可不願意接見他。而且我也不能接見他，有人在樓下等着

我咧。你就把這話告訴他罷。

【柏鳴唐司】這樣的一個差使我可不能當。怕的是他要難爲了伯爵。

【馬格哩脫】怎麼？他打算要怎麼樣？

【柏鳴唐司】這我那里能知道？就是他自己也那里能知道？我們只知道這是個有情人罷了。

【那寧】（向門裏去拿了一件皮大衣出來）姑娘要皮大衣麼？

【馬格哩脫】等着，此刻還不用。

【柏鳴唐司】那麼你究竟怎麼樣，決定了沒有？

【馬格哩脫】這小子真要把我墮入於不幸之中。

【柏鳴唐司】那麼你就從此不再見他罷。一件事既已到了這樣，還不如就聽它這樣的好。

【馬格哩脫】這就是你的意見，是不是？

【柏唱唐司】自然是的。

【馬格哩脫】（停了半會）此外他還向你說些什麼呢？

【柏唱唐司】看你的意思，還是要他來。那麼我就去找他罷。不過那伯爵呢？……

【馬格哩脫】伯爵啊！聽他等着就是了。

【柏唱唐司】亦許還是索性打發他走了好。

【馬格哩脫】你的話不錯。——那寧，你下樓去，乾乾脆脆的向伯爵說，說我病了，不能去吃夜飯了，對不起得很。

【那寧】是，姑娘。

【柏唱唐司】
（向窻口）阿芒！來罷！哦！我只說得一聲「來」，他就直奔過來了。

【馬格哩脫】 他來了你也不要去。

【柏唱唐司】 那不行。——到他一來，一會兒你就要叫我去的，我還不如馬上就走的好。

【那寧】
（重又進來）姑娘，伯爵去了。

【馬格哩脫】 他沒有說什麼罷？

【那寧】 沒有。（出）

【第十二場】

馬格哩脫，阿芒，柏唱唐司。

【阿芒】

(進來)馬格哩脫！終於見到了你了！

【柏唱唐司】

孩子們，我去了。(出)

【第十三場】

馬格哩脫，阿芒。

【阿芒】

(往或馬格哩脫膝上坐下)馬格哩脫……

【馬格哩脫】

你要什麼？

【阿芒】我要你饒恕我。

【馬格哩脫】你不能遭到我的饒恕！（阿芒有相當的動作與表情）要是你爲着心中妒忌，寫一封情詞憤恨的信來，我也並不覺得怎樣；無如你寫了這樣一封情詞決絕，信口污辱的信來，我可有點兒受不了。我爲了你，真已受到了許多的痛苦與委屈了。

【阿芒】難道我爲了你，就沒有受到一點的痛苦與委屈麼？

【馬格哩脫】要是你也爲了我受痛苦受委屈，那就決不是我居心要你受；是事實上的無可奈何。

【阿芒】方才我看見伯爵來了，我想：這是爲了伯爵，所以你才打發我走；於是我就簡直的發了狂，我的頭魂也不知丟到那里。

了，結果是我就寫了那封信了。可是，我希望的是你有回信的，而你竟沒有；我希望的是總可以同你當面爭辯一番，而你可對那甯說：這樣也很好；於是我就自己問自己：假使我從此以後不能再見到你，我真不知要變做了個什麼。於是我覺得一剎那間，我的四周竟完全是空空洞洞的了。唉！馬格哩脫，你可不要忘記：雖然我與你相識了只有幾天，我的愛你，可是自從兩年以來就愛你的。

【馬格哩脫】

也好，你現在已下了個好決心了。

【阿芒】

什麼決心。

【馬格哩脫】

就是決心要走，要離開巴黎。這不是你信裏的話麼？

【阿芒】 我能走得了麼？

【馬格哩脫】 可是總得要走。

【阿芒】 總得要？

【馬格哩脫】 是，總得要；這非但是爲着你，而且也是爲着我。我所處的地位，實在不能容許我再見你，尤其是要禁止我再愛你。

【阿芒】 你能稍微愛我一點不能，馬格哩脫？

【馬格哩脫】 我從前是愛你的。

【阿芒】 現在呢？

【馬格哩脫】 現在是我想了—想了：我從前所希望的事是做不到的。

【阿芒】 不過，要是你愛我，你就不應該接待伯爵，至少是今天這—

晚總不應該接待他。

【馬格哩脫】

對；所以我們還是省些唇舌的好，不必再愈說愈遠。我是青年的，是美貌的，是可以使你快樂的，我是個好姑娘，你也是個好孩子，那麼，你對於我，只須把好的部分取去，把壞的部分留下就是，此外就什麼都不用管得了。

【阿芒】

這可不是你方才同我所說的話了。你方才與我商量，說要與我兩個人遠離了巴黎，遠離了煩擾，同到什麼一個所在去過上幾個月；我有了這個希望，可是一會兒就看見伯爵來了，使我覺得這個希望未必能實現，我心上當然是難受得可以了。

【馬格哩脫】

（神情痛苦）我方才所說的話，也是真的。我自己是這樣想過的：『要是能夠休息一下，我的身體總可以好一點。他是注意我的健康的人。可是若要想出什麼一個方法來，與他兩個人到鄉下去，到樹木清幽的所在，安安靜靜的過上一個夏，那就還得要在現在所過的整天整夜的煩惱光陰中想出方法來』。我還想到：到過了三四個月之後，我們回到巴黎來，大家就好好的拉一拉手，從此分手。從此我們就把愛情上所積餘下來的，變做了友誼。這一句話，其實已經超過了我的希望了。因為人家對於我們所用的愛情——儘可以嘴裏嚷得很熱鬧——結果是能於到得後來，還仍舊可以配得上說是友

誼的，已經是很難很難的了。而你可還不願意；你的心，真是大得可以了！現在是我們什麼都不用再說了。你到我這裏來過幾次，你在我這裏吃過夜飯；回頭請你打發人拿你的名片，送什麼一樣首飾過來，就什麼都完事了。

【阿芒】

馬格哩脫你瘋了！我愛你！我的愛你，可並不是爲着你美，也不是爲着與你同到鄉間去了，可以有得三四個月的快樂。你是我的希望的全體，我的思想的全體，我的生活的全體；總而言之，我愛你！我還有什麼別的話可以向你說呢？

【馬格哩脫】

不錯，還不如就從目前一刻起，我們再不要見面了！

【阿芒】

那自然，爲的是你不愛我，你！

【馬格哩脫】 爲的是……你還不知道你自己所說的是什麼。

【阿芒】 那麼，爲什麼呢？

【馬格哩脫】 爲什麼？你要知道麼？爲的是我那一個夢剛做起頭，我已一直想到了末了了；爲的是有的時候，我覺得現在這樣的生活過得厭倦了，就不免要想到另外的一種生活；爲的是在我們所過的這樣的煩擾的生活之中，我們的頭腦，我們的氣性，我們的意識，還仍舊是活着，而我們的心，可是膨脹着，完全找不着個安慰之處，因此我們就只有一味的憂鬱了。事實上，也有許多愛我們的人：據他們自己說，是爲了我們鬧得傾家蕩產的，其實那里是爲了我們，只是爲了他們自己的虛

榮便了。我們在這班人的心目中，說到愛，該處於第一位；說到看待，可要打到末一位。我們也有些朋友，有如柏唱唐司這樣一類的人。這一類人對於我們所盡的友誼，至多也只能做到奴婢的地步，要他們忘去了自己的利益，真心真意的爲着我們，那是永遠沒有的事。我們在他們眼中看去，究竟是半點關係也沒有，不過是他們常到我們家中來走走，或者是常在我們車子裏舒舒服服的坐坐便了。因此，在我們四周所有的，無非是墮落，恥辱，欺騙。所以我常常夢想，可是從沒有敢向什麼人說過，想要能於遇到一個人格高尚的人，他願意做我理想中的愛人，可不以爲我們這樣的人要沾污了

他。這一個人，本來是公爵很可以當得起。無如他年紀太老了，在保護上與安慰上，都是不夠；因此我靈魂中，不得不另外物色一個人。後來是遇到了你了。你，年紀又輕，又是一個英俊愉快的人物。你爲我所洒的眼淚，你對於我健康上的關心，你在我病時一次次的來秘密訪問，你的直爽，你的真摯，沒有一件事不使我看出你恰恰是我所要物色的一個人——是我墮落在煩擾的孤寂的深處所要呼喚的一個人。因此一時間，我就把將來一切，完全建築在你的愛情上面了。因此我就夢想着鄉村，夢想着純潔，我就回想到了我的兒童時代——什麼人都有一個兒童時代，無論他將來變成了什麼樣的

一個人。無如這樣的願望是不可能的，你一封信來就給我證明了。……你說你要知道，現在你完全知道了麼？

【阿芒】

那麼，你以為我聽了這一番話，就可以同你分別麼？幸福已來找到了我們，我們可要自己躲開麼？不，馬格哩脫，不；你的夢想是一定可以實現的，我担保。我們再不要胡思亂想，我們都是青年，我們互相戀愛，我們循着愛情的路向前進行使了。

【馬格哩脫】

阿芒，不要欺騙我；你只要想一想！將來若是我再受上一次的強烈的情感，就馬上要把我急死的。你可不要忘記：我是什麼人，我是做什麼的人。

【阿芒】 你是天仙，我愛你！

【那甯】 (在門外，敲門) 姑娘……

【馬格哩脫】 什麼事？

【那寧】 有人送來一封信。

【馬格哩脫】 (笑) 哦，信啊！今天這一晚可真是送信的啊！……是誰的？

【那寧】 是伯爵的。

【馬格哩脫】 要回信不要？

【那甯】 要的，姑娘。

【馬格哩脫】 (倚在阿芒頭上) 就說沒有回信了。

第三幕

在巴黎郊外的歐得衣（Auteuil）地方。一個鄉村式的廳堂。火爐的位置在靠後壁，爐旁上鑲的是不銹錫的玻璃。火爐兩旁有門。可以看得見屋外園子裏的景色。

【第一場】

那寧，在喫過中飯以後，正把一個茶盤收拾好了要拿出去，柏唱唐司，阿芒。

【柏唱唐司】

（從外面進來）馬格哩脫那里去了？

【那寧】

姑娘剛同尼希脫姑娘和朱司打夫先生兩位喫完了飯，現在同到外面園子裏去了。他兩位是今天要在這里盤桓一整天。

【柏唱唐司】

那麼我也去看看他們看。那寧出，阿芒入。

【阿芒】

柏唱唐司，我有話和你說。兩禮拜以前，你不是坐了馬格哩脫的車子回巴黎去的麼？

【柏唱唐司】

是的。

【阿芒】

可是去了之後，車子也沒有還得來，馬也沒有還得來。一禮拜以前，你去的時候，你說怕冷，就借了馬格哩脫的披肩去了，可是借去了也沒有還得來。到昨天，她又把手圍鑽石

等物交與你，說是拿去重新修嵌的，這也只是她說說罷了。

——究竟這車子咧，馬咧，披肩咧，鑽石咧，現在都到那里去了？

【柏唱唐司】你要我向你说麼？

【阿芒】我求你直說。

【柏唱唐司】馬車已退還了車行裏，收回了半價。

【阿芒】披肩呢？

【柏唱唐司】賣去了。

【阿芒】鑽石呢？

【柏唱唐司】今天早上講妥了。——我現在是拿出賣證來給馬格哩脫簽字

的。

【阿芒】 爲什麼不早點兒把這些事告訴我？

【柏唱唐司】 是馬格哩脫不願意給你知道。

【阿芒】 那麼爲什麼要把那麼些東西賣去？

爲的是欠了人家的錢要還啊！——唉！我的好朋友，你以爲你們倆相愛了，離開了巴黎，到這里來享這樣草香氣爽的清福，就萬事滿足，什麼都可以不問了麼？可錯了！你該知道詩的生活的旁邊，還有一個實際的生活。我現在從公爵那裏來。我的意思，以爲這樣的犧牲，要是有法可想，總該想法免除。無如公爵的意思很決絕，要是馬格哩脫不願意和你分

開，公爵就什麼都不願意拿出來了。而馬格哩脫的意思，可是上帝知道的，她那里願意和你分離呢？

【阿芒】好一個馬格哩脫！

【柏明唐司】是，好一個馬格哩脫，可是太好了，爲的是她這樣的鬧下去，正不知道要鬧到怎麼樣的一個收場咧。她現在除還帳之外，已決意把她所有的東西，不問多少，一起賣去。我身間還有一張拍賣計劃單，是她所委託的經賣人剛剛交給我的。

【阿芒】那麼她欠人家的有多少呢？

【柏明唐司】至少也有五萬法郎。

【阿芒】 你替我向債主們請求寬限十五天，十五天後我一起還清。

【柏唱唐司】 你去想法借錢麼？

【阿芒】 是。

【柏唱唐司】 這可好！這是你同你父親胡鬧起來了，你把你將來一生一世的事也從此斷送了。

【阿芒】 將來的事我滿不在意。我早已寫信給我執管產業的人，說我願意把我母親遺下的一份產業，讓渡給別人。現在回信已到，讓渡的契據也已辦妥，所差者只是一些形式上的手續；今天我就上巴黎去簽字去。你見了馬格哩脫，可要請你阻止她，勸她不要再賣……

【柏唱唐司】 那麼我身間帶來的那些紙件，要不要交給她呢？

【阿芒】 到我走過之後，你當作我沒有同你說起什麼，仍舊交給她便了。你我所講的話，應該不給她知道。她來了，靜着罷！

【第二場】

馬格哩脫，尼希脫，朱司打夫，阿芒，柏唱唐司。

（馬格哩脫進門時，以一指置於邊，示意於柏唱唐司，囑其不可多言）

【阿芒】 （向馬格哩脫） 好孩子！來給我罵柏唱唐司。

【馬格唱脫】 爲什麼？

【阿芒】

昨天我請她到我寓裏去看一看，說如有什麼信，就給我帶來，爲的是我離開了巴黎，已有兩禮拜了。好！她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這一件事忘去了。因此我現在，不得不離開你一兩點鐘。我已有一個月沒有寫信給我父親。現在是也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就是我的僕人也不知道，因爲給我們知道了，就不免有許多討厭的事。今天天氣很好，又有尼希脫朱司打夫兩位在這里陪你。我出了門，跳上一輛馬車就去了，一到我寓裏就回來了。

【馬格哩脫】

好，你就去罷。可是你一個月沒有寫信給你父親，並不是我的錯。我是屢次三番叫你寫信給他的。你現在就去，快去快

來。你回來時，我和尼希脫朱司打夫，準還在這裡談天說笑咧。

【阿芒】只消過一點鐘我就回來了。

【馬格哩脫】送阿芒到門口，回頭向柏格唐司：什麼都辦妥了麼？

【柏格唐司】都辦妥了。

【馬格哩脫】那些紙件呢？

【柏格唐司】這就是。晚半天那經賣人還要上這里來同你自己接一接頭。

現在我要吃飯去，我真餓得要死了。

【馬格司哩】去吃呢；你愛吃什麼向那經要就是了。

【第三場】

前一場的人物，少去阿芒柏唱唐可二人。

【馬格哩脫】

（向尼希脫朱司打夫二人）你聽：我們就這樣的在這里住了三個月了。

【尼希脫】

你快活麼？

【馬格哩脫】

你看我快活不快活！

【尼希脫】

我早就這樣的說過：真正的幸福，只是心安樂便了。我和朱司打夫兩人，從前也談過多次，說「馬格哩脫不知要到那一天，才能愛上什麼一個人，兩人兒安安靜靜的過活？」

【馬格哩脫】

現在可是好了，你們的善頌善禱，已成了事實了；我已愛着了人，我已的確很快樂；可是，這還是看見了你們倆的相愛，看見了你們倆所享的幸福，才使我立意改變我的生活。

【朱司打夫】

在事實上，我們當真很快樂，尼希脫，你說是不是呢？

【尼希脫】

是呀；而且這種的快樂，也並不是要費了許多金錢才能換得來的。（向馬格哩脫）你是個大人物，從來沒有上我們那邊去看看，要是去看過的話，料你自己也情願和我一樣過活的了。你以爲你現在的生活，已經很簡單的了，要是你看見了我們的房子，可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啊！我們是在柏郎希路

(Rue Blanche) 一宅房子裏的五層樓上，賃了兩個小房間，開出窗去，可以看得見一個園，園主人可是從來不到園裏去的。——你瞧，爲什麼世間也有這樣的人，自己有了園，可是永世也不進去走走的。

【朱司打夫】

我們的生活，很有些德國小說的風味，也可以說，有點兒像葛德 (Goethe) 的小詩，配着休倍爾 (Schubert) 的音樂。

【尼希脫】

我勸你當着馬格哩脫面前，說話還是酒脫些。若是只有我們兩人在一起，你就是拘謹些也好；你老是溫和得像一隻羊，柔弱得像一隻小鴿子。(向馬格哩脫) 你不知道他現在打算要搬家麼？他說我們的生活太簡單了。

【朱司打夫】不是嫌生活太簡單，是嫌房子太高了。

【尼希脫】只要你不出門，你就再也不知道你住在那一層樓上了。

【馬格哩脫】你們兩位真好，真有趣。

【尼希脫】算他有了六千磅的租金，他竟不要我做起工來了。有一天，他還說要替我買一輛馬車咧。

【朱司打夫】也總有一天要買的。

【尼希脫】且慢着，我們有的是時候。最要緊的是總得要等你的伯父對於我的態度，稍稍改變了一點，要等他承認了你是他的承繼人，也承認了我可以做得他的姪媳。

【朱司打夫】他近來也漸漸的提起你來了。

【馬格哩脫】

（向尼希脫）想來他還不認得你罷？要是他見了你，怕要喜歡得發狂咧。

【尼希脫】

他這位伯父先生再也不願意見我。像他這一類的伯父，總以為要是他姪兒們相識了什麼個頭上紮塊布巾的小家女子，那就是一生一世從此斷送了。因此他老要他姪兒和什麼大家女子結起婚來。你瞧，我難道就不是個大家女子麼？

【朱司打夫】

他將來也總可以慢慢的改變，不至於十分堅持。只要看自從我做了律師以後，他對於我已寬容了不少了。

【尼希脫】

（向馬格哩脫）不差，我真忘記了，沒有向你說：朱司打夫做了律師了。

【馬格哩脫】那麼我將來就請他辦我的遺囑罷。

【尼希脫】他也打官司咧！我也上堂去聽的。

【馬格哩脫】打勝了沒有？

【朱司打夫】沒有，完完全全的打敗了。我的當事人，被堂上判決罰做苦工十年。

【尼希脫】幸而！

【馬格哩脫】爲什麼要幸而呢？

【尼希脫】爲的是他所辯護的一個人，是個著名的地痞。你瞧，律師所做的行業，就是這種奇怪的行業！因此，要是有一個律師能夠說：『我替一個殺父殺母殺子的兇犯辯護過，我有這樣大

的本領，能使他宣告了無罪，回復到社會中來，使社會中能於有得這樣的一個必不可少裝飾品』，這種的律師，真是一個大人物了。

【馬格哩脫】 正惟律師是這一類的東西，所以我們不久就要恭賀結婚了。

【朱司打夫】 難道我要結婚麼？

【尼希脫】 怎麼，先生，你說難道你要結婚？我的意思，可很希望你結婚，尤其是希望你和我結婚！你永世也找不到別一個女人，可以比我更好，而且比我更愛你，可以和地結婚。

【馬格哩脫】 那麼，在什麼時候呢？

【尼希脫】 不久了。

【馬格哩脫】 你當然是很快樂的啊！

【尼希脫】 是不是你將來的收場，也和我們一樣呢？

【馬格哩脫】 你要我嫁給誰？

【尼希脫】 阿芒。

【馬格哩脫】 阿芒麼？他是只有愛我的權利，可並沒有娶我的權利。我呢，我也只要得到他的心就夠了，並不要在他身上得到什麼名義。尼希脫，你該知道世界上有些事情，在於我們女人身上是不能洗刷的醜德。這種的醜德，我們不應當把它移贈給丈夫，使他連累蒙羞。假使我要阿芒娶我的話，他明天就可以同我結婚了。無如我太愛他了，我不願意要求他來陪着我

犧牲。——朱司打夫先生。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朱司打夫】

你真是個誠實的女人，馬格哩脫。

【馬格哩脫】

不是。我的思想是和實的男子的思想一樣的。而且我一向就是如此。現在我非常快樂，爲的是我已有了一種幸福，是我從前所決不敢希望的。我感謝上帝，我再不敢有別種的妄想。

【尼希脫】

我說，朱司打夫是個放手直做的人；要是他處於阿芒的地位，他一定和你結了婚了。朱司打夫，你說是不是呢？

【朱司打夫】

亦許是這樣。而況女人的貞操，應當算在她第一次所用的愛情的帳上，不應當算在她第一次所結交的男人的帳上。

【尼希脫】

這是說，她第一次所用的愛情，未必就用在她第一次所結交的男人身上。這種的例是很多的。

【朱司打夫】

（與之握手）而且眼前就是，是不是呢？

【尼希脫】

（向馬格哩脫）只要你能於快樂就是，此外就樣麼都不用問了。

【馬格哩脫】

我現在真是快樂。在於從前，有誰能向我說，我馬格哩脫哥底島，也能有得一天，完完全全的生活於一個男人的愛情之中，整天兒坐在他旁邊，做做，讀讀書，聽他說說話呢？

【尼希脫】

就像我們倆一樣。

【馬格哩脫】

我可以向你們倆直說，爲的是你們倆是信我的，你們倆聽我的話，是用真心來聽的。我現在已把我從前種種忘去了。從

前的我與今天的我，中間竟分割得清清楚楚，像兩個完全不
同的女人；而且第二個女人，已幾乎再也不去想那第一個
女人了。記得那一天，我身上穿了件白衣裳，頭上戴了頂大
草帽，臂膀上搭了件大衣，是預備晚上可以披披的，我和阿
芒兩人，在塞因河中坐了只小船，聽着潮水隨便的蕩去；蕩
到了一個小島旁邊，垂楊之下，船就自己停了。到了那時
我才中心了然，全無疑蘊，以為這樣的一個白色的影子，乃
真是馬格哩脫哥底易了。我從前是買一朵花所費的錢，可以
比一家誠實人家一年中所消耗的糧食費還要多，現在是你看
罷，這一朵花是今天早晨阿芒給我的，已夠我好好的欣賞。

整天了。而且你們倆也知道的，只要有了愛情，日子就飛也似的過去了；一會兒過了一禮拜，一會兒又過了一個月，全不覺得有什麼驚擾，全不覺得有什麼無聊。唉！我真快樂。可是我將來還要更快樂，因為有許多事，你還沒有完全知道
啊……

〔尼希脫〕 什麼事呢？

〔馬格哩脫〕 不是你方才說，我的生活，比不上你們那樣的簡單麼？不久你就可以不說這句話了。

〔尼希脫〕 怎麼呢？

〔馬格哩脫〕 我現在沒有給阿芒知道，已決意把我巴黎那房子裏所有的東

西，完完全全的賣去，我也不願意再回到那房子裏去。把賣到的錢，除還債之外，就在你們那里相近處，租幾間小房子住住；這樣住下了，我們就安心樂意的把從前的事忘去了，也安心樂意的聽着大家把我們忘去了。到了夏天，自然要回到鄉間來，可也不必住這樣的房子，只須找一宅小一點的就可了。世界上也有人要請教什麼是幸福的麼？你們倆把這件事教會了我，現在要是他們來問我，我也就可以教會他們了。

【那雷】

姑娘，有一位先生說要請姑娘說

【馬格哩妮】

（向尼希脫與朱可打夫）這大概是那個經商人了；請到園裏去等我

一等，我一會兒就來。回頭我們同上巴黎去，……我們把這
些事一塊兒去辦了。那寧請罷。（向兩人點首，兩人出。至口次迎
客，客自外入。）

【第四場】

杜法爾先生，馬格哩脫，那寧。

【杜法爾】（在門口）是馬格哩脫哥底葛姑娘麼？

【馬格哩脫】先生，正是。請問先生是誰？

【杜法爾】我是杜法爾先生。

【馬格哩脫】

杜法爾先生：

【杜法爾】

是，姑娘；我就是阿芒的父親。

【馬格哩脫】

（音）阿芒不在這里，先生。

【杜法爾】

我知道的，姑娘！我是有幾句話，要向你解釋解釋。請你聽

我說。——姑娘，我的兒子爲了你，現在快要把聲名家產都

關完了。

【馬格哩脫】

先生，你錯了。多謝上帝，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人提起我，我

也從來沒有收受過阿芒的半點東西。

【杜法爾】

你的奢侈與浪費，是什麼人都知道的。照你這麼說，是你拿

了別人的錢來和我的兒子一塊兒用；我這兒子簡直就是要不

得的了！

【馬格哩脫】先生，請你原恕我。我是個女人，而且又在自己家裏：這兩

層理由，都可以做我的保障，使你對於我要有相當的禮貌。

你是個上等人，而且是第一次見我，可就用這樣的聲口來向我說話，真是出於我意料之外。所以……

【杜法爾】所以？……

【馬格哩脫】所以我要請你允許我向你說聲『少陪』：這多半還是爲你，不是爲我。

【杜法爾】實在呢，聽了你這樣的話，看了你這樣的態度，也就很不容易說，你的話是假的，你的態度也是假裝的。不過人家向我

說過，你從前可是個危險的人。

【馬格哩脫】

是的，先生，是危險的；不過所危險者是對於我自己，並不是對於別人。

【杜法爾】

姑娘，無論危險也罷，不危險也罷，可是阿芒爲了你要關得身家財產都關完，總不見得不真。

【馬格哩脫】

先生，我再向你說一次，我用我對於阿芒的父親所應具的誠敬之心向你說：你錯了。

【杜法爾】

那麼，這一封信，是替我們家裏執管產業的人寫來的，他說阿芒要把他的一份產業變賣了現錢供你用，——這是什麼一回事呢？

【馬格脫哩】我極誠懇的向你說：要是阿芒當真的有這樣的一件事，那也是

是他瞞背了我獨自去做的，我是完全不知道。因為他也知道我的心情，若然他要去想了方法找錢給我用，我是一定要拒絕的。

【杜法爾】不過是，你的話，未必一向就是這樣說的罷。

【馬格哩脫】先生，你這話也是真的；爲的是我當初還沒有用我的愛。

【杜法爾】現在呢？

【馬格哩脫】現在是大不同了。上帝既然可憐了我，送給了我一個懺悔的機會，我就該把我做女人的心底裏所有的一些純潔，完全傾吐出來用在愛情上。

【杜法爾】 你的高談闊論開了場了。

【馬格哩脫】 先生，請你聽我說。……上帝啊，我也知道我們這一類的女人的祈禱，是不容易叫人家相信的。不過，我已經有了世界，上比金錢更貴重的一樣東西，我已經有了阿芒的愛，我總得要向你說真話：他要去找錢給我用，我實在完全不知道。

【杜法爾】 不過是，姑娘，你不能憑空的生活，你總得要有點生活費罷。

【馬格哩脫】 先生，你說這樣的話，竟是要逼得我不再向你說話了。可是我對於阿芒的父親，應當盡量的表示我的尊敬之心，所以我不得不說。自從我認識了你的兒子以後，我覺得他對於我所

【杜法爾】

用的愛，並不像別人對於我那樣的口裏借着愛的名義，實際只是胡鬧一下子就完事，因此我把我的鑽石，首飾，皮貨，馬車等等，全都賣了去，沒有賣去的也已說妥了要賣。方才你來的時候，女僕說有一位男客要見我，我還當是替我經賣東西的那一個人。我已預備把我所有的傢具，圖畫，帳幔等等，以及凡是你們可以稱為奢侈品的，完全託他賣去。要是你不相信這一句話，請看這一張單子罷。先生，你是突如其來的，總可以相信我不是假造了這張單子等你的罷。（以相

唱唐同所交來之紙件授之

（看單子，有驚異之色）你要把動用的傢俱賣去了還債，把餘下的

錢給你麼？那麼，難道我錯了？

【馬松呷脫】

是的，先生，你錯了。或者說，你方才是錯的。唉，我從前真是個瘋子。唉，我有的是一個悲慘的過去；爲要洗刷這過去，所以我自從愛了阿芒以後，就預備把我所有一切完全犧牲，直犧牲到我最後一滴的血。唉，無論是人家向你怎樣的說我，我總有我的心，看罷！我總還是一個好人。到過了些時，你漸漸的知道我了，請你再看看就是了。……這是阿芒使我改變過來的！——他愛我，我愛他。你是他的父親，你必定也和他一樣，是個好人。我求你不要對了他說我怎樣怎樣的壞，爲的是他愛你，他相信你。我呢，我對於你

也是極敬極愛，爲的是你是他父親。

【杜法爾】

姑娘，請你寬恕我，我方才對於你，實在太唐突了。我常常

先是不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也並沒有預料到你竟是這樣的一個人。我來的時候，是爲了阿芒老不給我寫信，又聽得他在外面一味胡鬧，要變賣產業，心上氣婚了，就不因自主的冤屈了你。姑娘，請你寬恕我。

【馬格哩脫】

先生，多謝你向我說這樣的好話。

【杜法爾】

你既然有了這樣的高貴的情感，我可要向你要求，請你把對於阿芒的愛情中的一個最大最高的證據，拿出來給與阿芒。

【馬格理脫】

哦，先生，我求你不要說這一句話。我知道你所要求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是我一向所預料到的一件很可怕的事。我料你要來總早來的了，可沒有，我真的是太快樂了。

【杜法爾】

我現在氣也平了。我們倆說話，是用兩顆赤裸裸的誠實的心說話。雖然我們證的話的方向不同，我們的情愛，却是一樣的。這好像是我們倆互相爭妒；爲的是要證明我們倆所用的情愛，對於我們倆所同愛的一個人身上，究竟是誰高誰下，你說是不是呢？

【馬格理脫】

是的，先生，是的。

【杜法爾】

你是個豁達大度的女人，是普通女人所比不上的。我現在

向你說話，馬格哩脫，你應當明白，乃是一個做父親的人，爲着他兩個孩子的終身幸福，來向你求情。

【馬格哩脫】

爲着他兩個孩子？

【杜法爾】

是的，馬格哩脫，我有兩個孩子了。我還有一個女孩子，年紀還輕，面貌也很好，真像個天仙一樣。他也愛上了一個男人。她，也像你一樣，是愛着了這一個人；就是終身有望的了。可是她在她這愛情上是有權利的，所以我現在正在料理她的婚事。我把這件事寫信告訴阿芒，阿芒可好，他完全全做了你的人，許連信也沒有接到；許是到我死了，他也還全不知道。這且不說，Blanche 說我女兒柏朗熙 (Blanche)，她現在

已經愛上了一個誠實的人，而且已經許配給他。她不久就跑到別一個家庭裏去。這是個清白的家庭，因其清白，所以對於我們的家庭，不免要苛求責備。這是社會上的風氣如此，在外省尤其利害。你，你的情感如此高貴，在阿芒眼睛裏和我眼睛裏，都是純潔到極處，而在社會上一般人的眼睛裏，可就大不相同。他們所看見的，只是你的過去；他們對於你，老是關緊了門，牢點兒憐惜之心都沒有。現在是我那女婿家裏，已經知道了阿芒和你同居在一起，而且向我聲明，要是阿芒這樣的繼續下去，那麼退婚的責任，就要由我擔負。這樣說，不是一個和你無仇無怨的女孩子的終身大事，

許就要破壞在你身上麼？馬格哩脫。請你想想你自己的愛情，再在我女兒的幸福上設想設想。

【馬格哩脫】

先生，承你情用這樣的好話來同我商量，我那里還能夠拒絕你呢？現在我已明白了你的意思，你的意思也的確不錯。

我可以離開巴黎，可以同阿芒遠隔上許多的時候。這件事對於我是很痛苦的，但是爲了你，我願意這樣做，但願你從此不再當我是壞人。……而且，將來回來時候的歡樂，也總可以使我們把分別時候的痛苦忘去。只要請你允許我們聯通上一兩封信；到得將來你女兒嫁過了……

【杜法爾】

多謝，馬格哩脫，多謝。不過我所要求的還不是這樣的

事。

【馬格哩脫】 還不是這樣的事！那麼你還要要求什麼呢？

【杜法爾】 我的孩子，請你聽我說：我們有事還得直捷爽快的做去。要是暫時分開一下，那可很不妥當。

【馬格哩脫】 那麼，你要我和阿芒完全斷絕麼？

【杜法爾】 非如此不可！

【馬格哩脫】 那做不到……：你還不知道我們倆是怎樣的相愛！你還不知道我是個無親，無友，無家的人；是他愛上了我，就兼做了我的親與友與家；而我的生命，也就完全寄託於他的生命之內！你還不知道我所害的病是絕症，要活也活不上幾年

【杜法爾】

了！先生，你要我和阿芒完全斷絕，那簡直是馬上就要我的性命。

唉唉，請你靜着，不要生氣。……你年紀很輕，面貌很美，你自以為害了病，實際只是已往的生活上太煩擾了一點，有一點兒疲勞。說到死這一句話，那是你一定要到了年紀很大了，到了大家都樂意死的時候才會死。至於我向你要求的事，我自己也知道，在於你一面是一個很大的犧牲。然而這是無可如何的事：你所處的地位，簡直是非要你非得這樣的犧牲不可。請你聽我說：你認識了阿芒只有三個月，你就愛了他了。你們兩人間的感情，究竟還是很幼小的。以這樣幼

小的愛情，難道就可以有特權利，把他未來的一生一世的事，完全就破壞？然而你若要和他同居在一起，他所有的未來，就非給你完全破壞不可了。而且你在你的愛情上，也未必就能担保到永遠無盡的一天。要是後來有一天，你忽然發現你並不愛我的兒子，可是另外愛了別一個人，那不是太遲了麼？馬格哩脫，請你寬宥我說這樣的一句話；不過就已往而論，也不能怪我有這樣的疑慮。

【馬格哩脫】
那是斷斷不會的。我只有現在是愛着阿芒，從前從沒有愛過別人，將來也斷不會再愛別人。

【杜法爾】
就算是這樣也好。不過，要是你不辜負阿芒，阿芒要辜負你

起來，可也是說不定的呢。照他這樣的年紀，正是心浮意活的時候，難道他口裏說了句什麼話，就可以終身奉行不背的麼？難道一個心中所有的情愛，是永遠不變的麼？你看同是一個孩子，最初是愛父母，到娶了妻，就愛妻勝於愛父母，到後來自己做了父，就專愛孩子，把他的父母咧，妻咧，或者是愛人咧，都看得淡薄了。這是自然的現象，是無可如何的。所以你們兩個人之間，後來儘有辜負的可能，或者是你辜負他，或者是他辜負你。你現在總可以聽明白了罷，這都是真實不移的話？你是不是願意聽我說呢？

【馬格哩脫】

唉，上帝，要是我聽你說！

【社法爾】

你現在是預備把你所有一切犧牲在我兒子身上。他接受了你的犧牲，你想他也能有什麼同樣的犧牲和你交換麼？你現在把你最好的年頭給他佔了去，到得將來，好像喫飯似的，總有喫飽的一天，他對於你又是怎麼樣呢？或者他也只是個普通的人，那麼到了那時，他兩眼所看見的只是你的過去，他就老老實實的和你分拆，說是人家怎樣的待你，他也就怎樣的待你。或者，他是個誠實的人，他就和你結了婚；就是不結婚，至少也得和你永遠同居在一起。那麼，你們這種的結合，或者說，你們這種的婚姻，既沒有禮法可以做得根基，也沒有宗教可以做得支助，更沒有家庭可以做得歸結，——

這種的事。在年輕的時候做做還可以，到了有了些年紀，人到了成熟的時代了，那那里遠行呢？請問在這種情況之下，他還能有得什麼志氣？他還能做得什麼事業？我，二十年來費盡了心力在他的幸福上着想，請問他還能給我一些安慰不能？要知道你們倆的結合，並不是純潔的同情的結合，也並不是兩人的情愛，不知不覺的自然結合，僅僅是一種熱情的結合；這種的熱情是地上的，是人間的，是此方的幻想與彼方的虛榮聯合了產生出來的。到得你們兩人年紀都老了，就免不得一切都變，所留下的只是個無有了！你能說人家的幻夢，不要跟着你的青春同時俱淡麼？你能說你額上的第一

絲絨紋，不就要把蒙着人家的眼睛的網幕揭開麼？

【馬格哩脫】

唉！這也是真話啊！

【杜法爾】

到這兒，你可以想到你將來的年老，是雙重的；你的孤寂，你的無聊，是雙重的；你的徒然，你的枉空，是雙重的。那時你腦中所留存的，是怎樣的一個記念？你還有什麼事可以做得？你該知道你與我的兒子、所走的是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只是機偶把你們暫時聯合着，而理智却仍要把你們永遠分開的。在一生之中，你儘可以依着你的心願做去，可是將來的事，是誰也不能預料的。你同我兒子已經很快活的同居了三個月，到得現在，也就可以算了。你可以不必再去想望

【馬格哩脫】

這種的幸福，因為若要這種的幸福連續下去，乃是做不到的事。你不如把這件事留在心裏，做個記念。但願這樣一個幸福的記念，能使你的身體漸漸的強健起來，而你所能希望的事，也只是如此而已。你將來總有一天，想到了今天要與阿芒同居偕老的計畫，不免要慚愧懊惱；自此以往，你對於你自己就可以分外的明白了。你瞧，現在向你說話的，是一個知道人生的人，是一個做父親的人向你誠懇請求。馬格哩脫，請罷！請你有點勇氣，請你向我證明，你是真愛阿芒的人。

（白雷）這樣啊！一個跌倒的衆生，無論她是怎樣罷，她總

永世也爬不起來的了！上帝亦許還肯寬宥她，而這世界可是永遠不變的！其實呢，你本來能有得什麼權利，可以到人家家庭的心坎裏去佔到一個位置，人家家庭的心坎是永遠被貞操所獨佔的！……你愛！那算得什麼？這就是很好的理由！你在你的愛情上無論舉出什麼證據來，人家只是不相信，這就是正義！你還要來向我們說什麼愛情，說什麼將來！這是多麼新鮮的名詞！你去瞧瞧你已往的爛泥團罷！有什麼男人願意稱你為妻！有什麼孩子願意稱你為母！先生，你的話不錯；凡是你向我說的，我都自己向自己說過，而且也說了不止一次。不過我自己說，總是帶着許多的恐怖，沒有

胆量說到盡頭極底。現在你把我重新提醒，我也知道這是氣話了，這是非服從不可的了。你用你兒子的名義，用你女兒的名義，來向我說話，我現在也借這兩個人的名義來向你說話。先生，請你將來向你那年輕而純潔而美好的女兒說一說：說我是爲了她而把我自己的幸福犧牲的；說世界上有過一個女人，她在世界上只有一個單獨的希望，只有一個單獨的思念，只有一個單獨的夢想，可是，爲了提起了她——你女兒——的名義，就放棄了一切，就兩手抱着了她搗碎的心就死了！先生，這一來，我是死定了的了，亦許上帝能寬宥我罷！

【杜法爾】

（天禁大爲感動）苦惱的女孩子！

【馬格哩脫】

先生，你可憐我，我相信你自己也哭了。多謝你的眼淚；你這眼淚給我不少的勇氣，像你所要求的那麼樣多。你要我離開你的兒子，爲着要他休息，爲着他的名譽，爲着他的將來，好，都可以。不過要怎麼樣辦法才好呢？請你命令罷，我無不照辦。

【杜法爾】

你可以說你不愛他了。

【馬格哩脫】

〔苦笑〕他不信的。

【杜法爾】

你往別處去。

【馬格哩脫】

他也會跟的。

【杜法爾】

那麼……

【馬格哩脫】先生，你相信了罷？你相信我愛阿芒了罷？相信我愛阿芒，

真愛到了不顧得自己，什麼都可以犧牲了罷？

【杜法爾】是，馬格哩脫。

【馬格哩脫】你相信我把我生命中所有的歡樂與懺悔，全都放在了這愛情的中間了麼？

【杜法爾】是，我相信。

【馬格哩脫】那麼好，先生，請你與我親一次吻，像你和你的兒子親吻一樣。這一個吻，已是我所能接受到的最後一個的真正的純潔的吻；我得了這一吻，也就可以宣告愛情上佔了勝利了。在幾天之內，你兒子就準可以回去同你住在一起。在當初的幾

天，亦許他要很不快活；過了些時，心就完全好了。準保他永遠不會知道你我兩人中間曾經有過今天這一場的談判。

杜法爾

（與馬格哩脫親吻）馬格哩脫，你真是個高尚的女孩子。可是

我怕的是……

【馬格哩脫】

哦！先生，你用不着怕；他此後要一變而恨我了。（接鈴）

（那寧）去請杜佛呢諾阿太太來。

【那寧】

是，姑娘。

【馬格哩脫】

還有最後一個請求，先生。

【杜法爾】

說就是了，姑娘，你說就是了。

【馬格哩脫】

在幾點鐘之內，阿芒就要受到他空前的，亦許也是絕後的，

最大的一個痛苦了。那時候，必須有一個他所愛的人在旁邊才好。我請你留在此地，到那時可以安慰安慰他。可是現在，要請你暫時出去一下，因為他一會兒就要回來了。要是他回來了看見你在此地，那就什麼事都不能辦了。

【杜法爾一】

那麼，你究竟打算怎麼辦呢？

【馬格哩脫一】

這可以不必告訴你罷。要是告訴了你，你在義務上可又要禁止我的。

【杜法爾】

這也好。可是你對於我，既已有了這樣大的一個盛情，我也可以做些什麼事，報答報答你不能？

【馬格哩脫一】

請你到我死以後，到阿芒提起了我就要痛恨的時候，向他

是，我是始終愛他的。而且我已將我愛他之情，在你面前證明了。先生，有人來了，再見罷，我們兩人是今生不會再見的了，祝你一切幸福！
（杜法爾退）

【第五場】

馬格哩脫，柏唱唐司。

【馬格哩脫】（獨自）上帝啊！請給我些勇氣罷！

（取紙筆寫一封信）

【柏唱唐司】（進）我親愛的馬格哩脫，你叫我的麼？

【馬格哩脫】是，我要請你做一點事。

【柏唱唐司】什麼事。

【馬格哩脫】這一封信。

【柏唱唐司】給誰的？

【馬格哩脫】瞧呢！（柏唱唐司看信面，大驚）靜着！馬上就去！（柏唱唐司出）

【第六場】

馬格哩脫，阿芒。

【馬格哩脫】（獨自，繼續寫信）現任是要寫信給阿芒了。我向他說什麼呢？

我瘋了，還是我做夢呢？無論如何，總不能這樣罷！我再也沒有這勇氣……這分明是我們人類不能做的事，可要叫我們做！

【阿芒】

，走向馬格哩脫坐處。馬格哩脫，你在这里做什麼？

【馬格哩脫】

（立起，將信封好）阿芒啊！……我不做什麼，好朋友！

【阿芒】

你寫信的麼？

【馬格哩脫】

沒有，……是的，是寫的。

【阿芒】

爲什麼這樣的神色不安，面色又這樣的白？馬格哩脫，你這封信寫給誰？能給我看看麼？

【馬格哩脫】

這封信是寫給你的，可是我要用上天的名義向你要求，請你

答應我不給你看。

【阿芒】

我相信我們兩人中間，再用不着守什麼秘密的了罷？

【馬格哩脫】

那自然；看上去就是要有，也只有些小避忌的了。

【阿芒】

請你原恕我；這件事我已經自己斟酌妥當的了。

【馬格哩脫】

什麼事？

【阿芒】

我父親來了。

【馬格哩脫】

你見了他麼？

【阿芒】

沒有，可是他在我寓中留下一封很嚴厲的信。我到這裏來，和你同居在一起，都給他知道了。亦許今天晚上他要上這裏來。來了之後，免不了要向他詳細的解釋一番。現在是

【馬格哩脫】

只有上帝知道，我到了那時能用什麼話去向他說，能用什麼方法可以改變他的意見。不過，他是要見到你的，他見到了你，就一定喜歡你。而況，這有什麼關係呢！我現在是靠着他，就算是靠他罷；可是到了必要時，我做工便了。

（自語）他多麼的愛我啊！（高聲）可是，我的朋友，你總不應當和你父親去胡鬧。你不是說他就要來麼？好，讓我先避開一下，不要給他一來就碰着了。我一會兒就回來，回頭我和你還是同在一起。讓我來跪在他面前向他求，請他不要把我們兩人拆開。

【阿芒】

馬格哩脫，你爲什麼說出這種的話來！方才究竟有了什麼

【馬格哩脫】

事？我想決然不是因為我向你說了我父親要來，才使你恐慌到這樣的。你好像是竟有些支持不住了。這裏面一定有了什麼不幸的事……而這封信……（伸手）

止住他。這封信裏寫着一件事，是我不能向你說的。你知道世間有許多事是不能當面說的，所以這一封信，也就是不能當面看的。這封信只是給你一個我愛你的證據，我的阿芒啊，我用我們的愛情來担保這證據；我請你不要在此外再要求什麼了。

【阿芒】

那麼你就把這封信收藏起來罷。我是什麼都知道了，馬格哩脫。方才柏唱唐司已把所有的事完全告訴了我，我是爲了

這種的事上巴黎去的。我已知道你在我身上犧牲了很多。你能就你一方面替我們備共同的幸福設想，我也就不能不就我一方面想些方法。現在可是什麼都辦妥的了。你瞧，這不就是你對於我所守的秘密麼？我親愛的，好心眼兒的馬格哩脫啊，你這種的愛情，我是永生永世都感激的。

【馬格哩脫】

你知道了也就好了，請讓我走罷。

【阿芒】

走罷！

【馬格哩脫】

至少也要避一避。不是你父親一會兒就要來了麼？我也並不到別處去，只在外面園子裏，和尼希脫朱司打夫兩人談談，離你只有兩步大路；你要我來，喚一聲就來了。現在若要

我和你分拆。這那里做得到！你父親來了，要是他生氣的話，你得先平平他的氣，然後我們兩人一同來求他，你說這件事是不是要這樣辦呢？到得他答應了，我們的目的達到了，我們依舊住在一起，我們依舊相愛，我們依舊有三個月以來一樣的快樂。我們相處，是不是很快活的？——因為你始終沒有過一言半語，說我不稱你的意。只要你能說我們相處得快活，我也就心滿意足的了。可是，要是我有什麼對你不起的地方，也還要請你饒恕我，因為這並不是我的錯，我的愛你，是世界上無論什麼人都比不上的。而你，你也是愛我的，是不是？那麼，無論我給你什麼樣的一個愛情上的證

據，你也不至於會怨恨我，唾罵我的

【阿芒】

你爲什麼哭起來？

【馬格哩脫】

爲的是心上不好過，小小哭一下，要暢快些。現在可好了

瞧，我又恢復了原狀了。我這就到園子裏去，同尼希脫 朱司

打夫兩人去談一下。我就在那里，我永遠是近着你，永遠是

預備同你相聚，永遠是愛着你。瞧，不是我又笑了？再見

罷，一會兒就再見，再見了就永遠相見了！（以手醫鼻上作接吻

狀，出）

【第七場】

阿芒，那寧。

【阿芒】

獨自。我親愛的馬格哩脫，怎麼她心上忽然有了個分拆的念頭起來了呢！（接鈴）她可是多麼的愛我啊！（那寧入）那寧，會兒有一位先生要來，是我的父親，來了你就請他上這里來坐。

【那寧】

是，先生。（出）

【阿芒】

方才我焦急到什麼似的，可是弄錯了。我想我父親一定能夠明了我。若說過去的事，那就算早已死去的了。而況把別個來女人和馬格哩脫相比，正是相差得天懸地隔。方才我碰到

了那歐萊伯，唔，她老是那麼的鬧過節，找熱鬧！這一班不懂得愛的人，心裏孤寂着，也自然只能灌些狂噪的聲音進去調解調解。她每過三天五天，就要鬧一回跳舞會。她還請我，請我和馬格哩脫。倒好像是我們倆，我和馬格哩脫，還要回復到那種狂鬧的世界裏去的！唉！怎麼她不在這里，這時間就覺得長起來了？……這是什麼書？馬儂雷加！哦，馬儂，就是那個女人，她愛是知道愛的，可是她做的事，就不和你馬格哩脫做的一樣！……爲什麼這里有了這本書起來？

那書拿了一邊燈進來，隨即出去；信手揭開書來，讀道：「我親愛的騎士，我向你保證：你是我的心所崇拜的偶像；世界，只有你

一個人，是我所能愛得像你一樣的。可是，在我們所處的這種情況之下，我的苦惱的親愛的靈魂啊，若要說到貞操，那就是個愚蠢的道德了。你以為一個人沒有麵包吃了，還能站得直麼？爲了這餓餓一件事，已使我有不少的致命的憾恨：要是我相信着我應當吐一口愛情的氣，那麼，不上幾天，我就要吐我最後的一口氣了！我熱烈的愛你，這是可以靠得住的一件事；然而要請你給我一些時間，使我能於把我們的命運，好好的安排一下。但願誰掣到我網裏來的，就遭到了不幸！我爲着要使我的騎士富有與快樂而做工。你可以在我兄弟處得到我的消息，他還可以告訴你，我是爲了這無

可奈何的別離而哭了……（將書推開，爲之不捨者移時）她這話是說得有理由的；可是她並沒有能愛，因爲愛這一件事，就是無所用其理由的。……（走到窗口）讀了這一節書使我很不舒服；這書裏的話不是真實的！……（接鈴）七點鐘了。我父親今天不見得會來了。（那寶入去請姑娘進來。）

【那寧】

（聲）姑娘不在這里，先生。

【阿芒】

在那里？

【那寧】

在路上。她叫我向先生說：她立刻就回來的。

【阿芒】

是和杜佛呢諾阿太太一塊兒去的麼？

【那寧】

杜佛呢諾阿太太比姑娘先走一會。

辦亦好……（講出）她亦許是到巴黎去料理拍賣傢俱的。幸福

我已關照過了柏唱唐司，她總能想法阻止她的罷！……（就裏

口向外望）好像園裏有一個影子。這一定是她。（噢）馬格哩

脫！馬格哩脫！馬格哩脫！沒有人！……（走到門外，繼續着

噢）那寧！那寧！……（回到室中，接鈴）那寧也沒有聲音了。這

是什麼一回事！這空空洞洞的屋子叫我冷起來了。這沈默之

中，一定有了什麼不幸的事。爲什麼我把馬格哩脫放走？她

一定有什麼事瞞背着我。她方才哭了！她欺負了我麼？……

她，她要欺負我！而又在她打算把一切都犧牲在我身上的時

候！……我想她一定遭到了什麼事！……亦許她就從此毀

了！……亦許是死了！我總該知道才好……（要走向園中去，剛到門口，就碰到了外面進來的一個送信的）

【第八場】

阿芒，送信人。

【送信人】 阿芒杜法爾先生？

【阿芒】 就是我。

【送信人】 有你一封信。

【阿芒】 那里來的？

【送信人】

巴黎來的。

【阿芒】

誰叫你送來的？

【送信人】

是一位太太。

【阿芒】

你怎麼一直就走到這里呢？

【送信人】

外面圍門是關着。進了門，也沒有人都沒有碰到。看見這里

有燈光，所以我……

【阿芒】

好好，你去罷！（送信人出）

【第九場】

阿芒，杜法爾

【阿芒】

這是封馬格哩脫的信，……我爲什麼還要着急呢？一定是她在什麼地方等我，叫我去找她。……（將要把信拆開）我有點兒發抖。可還是折了看，我真是個小孩！杜法爾從外入，立阿芒之

後 阿芒拆信，讀阿芒，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大怒，

叫一聲，回頭過去，看見他父親，即像暈倒一般，投身於他兩臂之內）

唉！我的父親啊！我的父親啊！

第四幕

歐萊伯家裏的一個極講究的廳堂——有樂隊的聲音；有跳舞；有客人們往來的動作；燈光極亮。

【第一場】

加司東，阿呢都呢，醫生，柏咭唐司，阿難衣司，男女賓客；後來到的是聖戈唐，歐萊伯。

【加司東】

(正做着【巴加噠(Ba-carà)的莊】先生們，請罷，請下注罷。呢是【巴加

稱牌紙戲，一人放莊，餘人
下注，有些像中國的牌九。

【阿睨都睨】

莊家究竟有多少錢？

【加司東】

有二千法郎。

【阿睨都睨】

那麼我在右邊着五個法郎。

【加司東】

這到很值得問一間莊家有多少錢，因為你着的是五個法郎！

【阿睨都睨】

賭欠賬來不來？要來我就着二百法郎。

【加司東】

不來，不來，不來。（向醫生）你怎麼樣，醫生，賭不賭？

【醫生】

不。

【加司東】

你在這里做什麼？

【醫生】

我在這里和一班美麗的姑娘談天，也好使她們認識認識我。

【加司東】要是她們都認識了你，你也就好比贏了錢一樣了！

【醫生】我所贏的錢，也就在這上面罷。

（圍著這張賭檯學的人，大家開聲說）

【加司東】要是大家這樣的似賭非賭，我完了這一副就不來了。

【柏唱唐司】等一等，我著十法郎。

【加司東】錢呢？

【柏唱唐司】在衣袋裏。

【加司東】（笑）拿出來看一看，我就給你十五個法郎。

【柏唱唐司】好好！唉，我的皮夾子可忘記在家裏了！

【加司東】瞧，你這皮夾子可是有靈性的！算了罷，我這里給你二十法

郎能。

【柏昭唐司】 回頭我還你。

【加司東】 不要講這些費話了。(分牌)我是九。(把牌子的錢全數向貝湯掃去)

【柏昭唐司】 他總是贏的。

【阿呢都呢】 你瞧，我已輸去了一千法郎了。

【阿難衣司】 醫生，請你替阿呢都呢醫一醫他的說謊病。

【醫生】 這是青年病，到年紀大了就自然好了。

【阿難衣司】 他說輸去了一千法郎；他來的時候，身間可只有四十個法郎。

【阿呢都呢】 你怎麼樣知道的？

【阿難衣司】這可不容易了！要知道你身間有多少錢，就非得對着你衣袋裏好好的看一會不可。

【阿呢都呢】我告訴了你罷。我帶的雖然只有四十法郎，欠人家的可已有九百六十法郎了。

【阿難衣司】那給你欠了帳的人真可惜！

【阿呢都呢】好朋友，你別瞎說。我的債都已還清了，你難道不知道麼？

【加司東】請，先生們請下注，這不是談天說笑的地方。

【歐萊伯】（借聖文唐回逆）你們老是賭錢麼？

【阿呢都呢】可不是。

【歐萊伯】聖戈唐，給我二百法郎，讓我也來稍稍賭一下。

【加司東】歐萊伯，你今兒晚這一局，真預備得好，真是個盛會。

【阿呢都呢】花的錢當然不少，聖戈唐總知道的。

【歐萊伯】他那里會知道！是他夫人知道的！

【聖戈唐】這話可太漂亮了！哦，醫生，你在這兒，好。（低聲）我要同你商量商量：有的時候，我有點兒心神昏亂。

【醫生】糟！

【歐萊伯】他問了你什麼話？

【醫生】他說他有點兒腦經病。

【歐萊伯】唉，這是我自己胡鬧，輸了錢了。聖戈唐，你來替我賭，替

我翻轉本來。

【柏唱唐司】聖戈唐，借我六十個法郎罷……（聖戈唐如言子之）

【阿難衣司】聖戈唐，去替我拿一點冰來吃！

【聖戈唐】等一等。

【阿難衣司】那麼，請你把黃馬車的故事講給我聽聽。

【聖戈唐】我就去！我就去！（出）

【柏唱唐司】（向加司東）你還記得黃馬車的故事麼？

【加司東】怎麼我不記得！不是那天在馬格哩脫家裏，歐萊伯向我們講

的麼？哦，不差，馬格哩脫今天來了沒有？

【歐萊伯】一會兒就要來的。

【加司東】阿芒呢？

【柏唱唐司】阿芒不在巴黎。……你還不知道他們倆的事麼？

【加司東】不知道。

【柏唱唐司】他們分拆了。

【阿難衣司】怎麼！

【柏唱唐司】是分拆了；是馬格哩脫要分拆。

【加司東】是什麼時候呢？

【柏唱唐司】有一個月了。馬格哩脫這一件事可辦得好！

【加司東】爲什麼好？

【阿難衣司】與其等到男人要分拆你，還不如你先下手去分拆男人的好。

【阿呢都呢】先生們，究竟我們是賭呢，還是不賭？

【加司東】

你這人真討厭！難道我爲了你下了一百個銅子的注，就要苦着我的手指頭來弄牌麼？凡是名叫阿睨都睨的都是這樣的東西！幸而你已是最後的一個阿睨都睨了！

【聖戈唐】

（竄入）阿難衣司，哪，冰哪！

【阿難衣司】

你去了這麼許多的時候才回來，真是難爲了你老人家了。現在是，照你的年紀……

【加司東】

（立起）先生們，我莊做完了。——現在就是有人送我五百個法郎，要我來弄一夜天的牌。我再也不來的了。我弄了兩點鐘，可就輸了兩千個法郎。唉，這賭錢真是個好行業！

（另一個男客接坐上去做莊）

【聖戈唐】

你不賭了麼？

【加司東】

不賭了。

【聖戈唐】

指着後方椅子偏旁的兩個賭客——那麼我們兩人來賭些小東道。我們猜猜這兩位先生誰勝誰負，誰猜中了誰贏。

【加司東】

我不來，我不知道他們兩位賭術高明不高明。這兩位是你請來的不是？

【聖戈唐】

這是歐萊伯的朋友，是他在外國的時候相識起來的。

【加司東】

他們都很漂亮阿。

【柏唱唐司】

瞧，阿芒來了。

【第二場】

第一場的景物，置阿芒。

【加司東】
（向阿芒）方才我們說到了你。

【阿芒】
說的什麼呢？

【柏唱唐司】
說你在都囉，今天未必能來的了。

【阿芒】
那不是你猜錯了麼？

【加司東】
你什麼時候到的？

【阿芒】
到了有一點鐘了。

【柏唱唐司】
這很好。我親愛的阿芒，你有什麼新鮮的事講給我聽聽麼？

【阿芒】

沒有，好朋友，你呢

【柏唱唐司】

你見着了馬格哩脫沒有？

【阿芒】

沒有。

【柏唱唐司】

一會兒她要來。

【阿芒】

（冷冷的說）哦！那麼我可以看見她。

【柏唱唐司】

怎麼你說起這樣的話來？

【阿芒】

那麼你要我怎麼樣說法呢？

【柏唱唐司】

想來過去的事已經過了，你心上已經不難過的了。

【阿芒】

完全不難過的了。

【柏唱唐司】

這麼說，是你再也不想到馬格哩脫的了？

【阿芒】

若是我對你說我已完全全的不再想着她，那就是我對你說
了個謊。不過，她當初用了那一種突如其來的手段與我分
拆，不免叫我想到我從前那樣的愛她，真是愚蠢到了透頂，
我從前可是真正的愛她的。

【柏唱唐司】

她從前也是真愛你的，就是現在，也還有點兒愛你。不過既
然到了不得不和你分拆的時候，她也只得和你分拆了。那
時候是人家要到她家裏去拍賣傢具了。

【阿芒】

現在是，價都已還去了麼？

【柏唱唐司】

全還了。

【阿芒】

是法維爾替她去找的錢不是？

【柏唱唐司】 是的。

【阿芒】 那是，究竟是有錢的佔了上風了。

【柏唱唐司】 天下自有許多男人，是天生了專為報効女人的。簡單的說

他已盡心竭力到底的了。他已替她把馬車，首飾，以及當初所有的奢侈品，全都拿了回來。她呢，爲着快活的緣故，自然也就快活了。

【阿芒】 她後來又回了巴黎不是？

【柏唱唐司】 那自然。自從你離開了歐得衣之後，她也就從沒有回去過。

她的東西，是我代替她去收拾的。連你的東西，也是我去收拾的，我還有許多東西要交還你。只有你隨身所帶的一個小

皮夾子，上面有你的號碼的，是她拿去收藏了。要是你不肯給她的話，我可以去向她要來。

【阿芒】

(動感情) 由她拿去罷！

【柏唱唐司】

她現在是更不比得從前了：覺也不想睡，整夜整夜的在各處跳舞場裏奔馳。最近有一天，在外面吃了夜飯回去，一病就病得三天不起床。到稍稍好了一點，醫生許她起床了，她又不願死活的出門去胡鬧了。照着這樣子下去，怕她也就不久了罷。你要去看看她不要？

【阿芒】

不，我不願意再同她麻煩。已往的事，就算得了場中風病，忽地就死了。但願上帝有個靈魂罷，若然他從前有過靈魂的

話！

【柏唱唐司】好！你這話不差，我很贊成。

【阿芒】（看見了朱司打夫）我親愛的柏唱唐司，我有幾句話要同這位朋

友談談，你答應我麼？

【柏唱唐司】好好，（回到聯神上去）怎樣了！我着十法郎！

【第三場】

（同前場，會一朱司打夫。）

【阿芒】好！你接到了我的信麼？

【朱司打夫】那自然，你聽，不是我來了麼。

【阿芒】這種的跳舞會是你不常到的，這回我請你來，不是你也有一點

兒奇怪麼？

【朱司打夫】是，真有點兒奇怪。

【阿芒】你好久沒有看見馬格哩脫了麼？

【朱司打夫】沒有；還是那天和你一塊兒看見她的。

【阿芒】那麼，想來是我們的事，你是完全不知道的了。

【朱司打夫】完全不知道，請你告訴我。

【阿芒】你從前相信馬格哩脫是愛我的，是不是？

【朱司打夫】就是現在我還相信。

【阿芒】

（從身間取出馬格哩脫的信，給他）請你看罷！

【朱司打夫】

（看完之後）這是馬格哩脫寫的麼？

【阿芒】

是她。

【朱司打夫】

是什麼時候？

【阿芒】

有一個月了。

【朱司打夫】

你怎麼樣回覆的呢？

【阿芒】

你叫我怎麼樣回覆她？她給我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真叫我

馬上急得要發瘋。你明白了麼？她！馬格哩脫？欺負了我！

而我是那麼樣的愛她！這一類的女人，簡直是沒有靈魂的！

我經過了這樣的一件事，自己覺得非有一種親熱的愛來調濟

調濟，恐怕就不能生活。因此我父親就把我領回到都羅去，像個着了個麻木不仁的東西一樣。我起初還以為到了那邊，總可以好好的生活。而事實上竟做不到：我晚上是睡不着，白天是精神昏亂。我實在是太愛了這女人了，愛的結果。可叫她在一時一刻之間斷絕了我。我現在只有兩條路好走：或者是愛她，或者是恨她。而且照現在的情形，我是支持不下的：要是我不能看見她，不能聽見她當面向我說這封解是她自己寫的，我簡直是非死不可。我今天來，爲的是她今天也要來。我與她見面之後，究竟要有些什麼事，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無論如何，總不免要有一點事，所以我要有你這

樣的一位朋友當當場。

【朱司打夫】

我親愛的阿芒，我完全聽你的命。不過，我用上天的名義請你仔細想一想。你現在是和一個女人辦交涉。要是你給這女人太下不來了，在人家看來，總好像是你的恥辱。

【阿芒】

不差，就算這話是真的。可是她有她的愛人，她愛人一定要向我責問理由的。要是這種的事是我的恥辱，我也儘有我的血可以洗刷它！

【男僕】

（通報）馬格哩脫哥底易姑娘和法維爾男爵到。

【阿芒】

瞧；來了！

【第四場】

同前場、增法維爾與馬格哩脫二人。

【歐萊伯】（走到馬格哩脫面前）你來得多遲！

【法維爾】我們是奧貝啦裏看完了戲出來的。（與在座諸男客一一握手）

【柏唱唐司】（向馬格哩脫）你好麼？

【馬格哩脫】很好！

【柏唱唐司】（低聲）阿芒在這里。

【馬格哩脫】（驚）阿芒？

【柏唱唐司】是的！

(這時候，阿巴正走近賭檯邊，抬頭向馬格哩脫看了一眼；馬格哩脫很恐懼，微弱的向他一笑；他也冷冷的點頭還禮)

【馬格哩脫】我錯了，我不該到這跳舞會裏來。

【柏唱唐司】我的意思恰恰相反。你們倆遲早總有一天要相見。與其遲，不如早。

【馬格哩脫】他和你說話沒有？

【柏唱唐司】說的。

【馬格哩脫】說到了我沒有？

【柏唱唐司】那自然。

【馬格哩脫】他說的是？……

【柏唱唐司】他說你不要你了，說你這樣也很好。

【馬格哩脫】要是這樣，那就更好。然而不見得。他向我點頭，多麼的冷

酷；他臉上多麼的白。

【法維爾】（低聲向馬格哩脫）阿芒杜法爾先生在這里。

【馬格哩脫】我知道的。

【法維爾】你不是答應我，說你要是看見了他，就只當不看見的麼？

【馬格哩脫】是，我答應過你的。

【法維爾】你能不能答應我不同他說話呢？

【馬格哩脫】我也可以答應你。可是，要是他來找我問話，我還得要回答

他。——柏唱唐司，你在這里陪着我。

【醫生】

(向馬格哩脫) 姑娘，晚安。

【馬格哩脫】

啊，是你啊，先生。怎麼你定着眼瞧我？

【醫生】

我見了你的面，就相信我還得要好好的盡一點力。

【馬格哩脫】

你看我又變化了一些了，是不是？

【醫生】

我求你好好的保養，好好的保養。我明天上你那里去看你，

看見了你可真要像心適意的罵你一場。

【馬格哩脫】

準是這樣便了。你罵我罷，我還是歡迎你的。——你這就要

走了麼？

【醫生】

不，可也不能耽擱得太遲。我天天早上要出門去看病，時間

也是同的，病也是同的，這十個月來沒有一天不是如此。

【馬格哩脫】你這人做事真忠實啊！（醫生與馬格哩脫握手，退）

【朱司打夫】（走近馬格哩脫）馬格哩脫，晚安。

【馬格哩脫】哦，朱司打夫啊，我見到了你真快活！尼希脫來了沒有？

【朱司打夫】沒有。

【馬格哩脫】哦，對不起，我開錯了。她是不到這種地方來的。——咳，

朱司打夫，你好好的愛她罷：能被人愛總是好的！（扶眼淚）

【朱司打夫】你怎麼着？

【馬格哩脫】我很不幸，算了麼，

【朱司打夫】請你不要哭。——你爲什麼今天到這里來的？

【馬格哩脫】我現在，難道還能自己做得着主麼？而况，照我這樣的情

形，難道還好不自己糟塌糟塌，自己想些法把性靈遏滅了完事麼？

【朱司打夫】這也好。不過，你若相信我，我要請你立刻離開這跳舞會。

【馬格哩脫】爲什麼？

【朱司打夫】因爲要是你在這里，可不知道要鬧出什麼事來……阿芒……

【馬格哩脫】阿芒恨我，是不是？

【朱司打夫】不是。阿芒愛你。他給你愛到了發狂，愛到了身不由主的一步。說不定他見了法維爾先生，就要鬧出事來。你不如推託一聲身體不舒服，趁早的就走了。

【馬格哩脫】是阿芒爲了我要與法維爾決鬥麼？不差，我還是走罷。（起立）

【法維爾】（走近她身）你那里去？

【馬格哩脫】我的朋友啊，我有點兒氣喘，要早一點走了。

【法維爾】不，你並不氣喘，馬格哩脫。你要走，只是爲了阿芒在這里，而他可又並不來睬到你。你要知道我可不能因爲這里有他，我就讓他。我們既到這跳舞會來，就應當留下。

【歐萊伯】（高聲）今天奧貝叻做的什麼戲？

【法維爾】做的是心愛的（*La Favorite*）。

【阿芒】這是個女人欺負她愛人的故事。

【柏唱唐司】啫！這是很普通的。

【阿難衣司】這是假的；世間那有欺負愛人的女人？

【阿芒】我說是有的，我說。

【阿難衣司】在那里呢？

【阿芒】到處都是。

【歐萊伯】不差。不過愛人呢，也有這樣的愛人，也有那樣的愛人。

【阿芒】猶之乎女人呢，也有這樣的女人，也有那樣的女人！

【加司東】怎！阿芒，又是你贏了！你這樣賭法，真好像是地獄裏的鬼上了場了。

【阿芒】俗語說得好：「愛情上失意的，賭錢時可是得意了。」

【加司東】你今天賭錢贏得了不得，想來你在愛情上，也就倒霉得了不得的了。

【阿芒】

我的好朋友，我要儘今天一夜，掙起一筆大家產來。到我有許多錢，我就要到鄉下去了。

【歐萊伯】

是一個人去下是？

【阿芒】

不是，是帶着什麼一個人同去。這人從前同我做過伴，後來可又丟棄了我。亦許我富了……自語 她簡直就不回答我的

話啊！

【朱司打夫】

靜著罷，阿芒！你瞧那可憐的女孩子，給你窩到了什麼田地了。

【阿芒】

這是個好故事，我非講給你聽聽不可。這裏面有一位先生，他到臨了總要露面的。他是個幸災樂禍的東西，他是個模範

的被人崇拜的人。

【法維爾】

先生！

【馬格哩脫】

（低聲向法維爾）要是你去和杜法爾先生爭吵起來，你就終身休

想再見我。

【阿芒】

是不是你向我說話，先生。

【法維爾】

不差，先生。我看你贏了這麼許多，不免有點兒眼紅。而且

我已知道你贏了錢以後的用法，所以我急於要看見你多贏一

點。我們兩人來對賭一下好不好？

【阿芒】

向法維爾正看 我爽快的答應你，先生。

【法維爾】

（走到阿芒面前）我著二千法郎，先生。

【阿芒】（驚惶而帶詭視）二千法郎麼！你看那一邊，先生？

【法維爾】那由你：我着你所不着的一邊。

【阿芒】我二千法郎着左邊。

【法維爾】我二千法郎着右邊。

【加司東】右邊四，左邊九，是阿芒贏的！

【法維爾】那麼再着他一個四千法郎。

【阿芒】再來一個四千法郎麼？先生，我請你留心些。俗話說：「愛情上失意的，賭錢上得意」，翻過來可就是：「愛情上得意的，賭錢上失意」啊！

【加司東】六！八！又是阿芒贏了。

【歐萊伯】算了算了，杜法爾先生到鄉下去的錢，是男爵給他花了。

【馬格哩脫】（向歐萊伯）上帝啊，不知道要鬧出什麼事來啊！

【歐萊伯】（設法將他們分拆開來）先生們，請，夜飯預備好了。

【阿芒】先生，我們接着賭下去麼？

【法維爾】不；這時候不賭了。

【阿芒】我總得要在你身上報復一下，你愛賭錢，我們就在賭錢上算帳便了。

【法維爾】先生，請你定心等着。我正要利用你的放膽賭錢。

【歐萊伯】（握着阿芒的手臂）你真太大意啊，你！

【阿芒】我贏了錢，你也來同我親暱起來了。

【法維爾】馬格哩脫，你來麼？

【馬格哩脫】等一等，我有幾句話要向柏唱唐司說一說。

【法維爾】要是你在十分鐘之內不來，我要回來找你的：馬格哩脫；我先和你說明白了。

【馬格哩脫】好，你先去就是了。

【第五場】

柏唱唐司與馬格哩脫。

【馬格哩脫】去找阿芒，用最神聖的名義請他來和我說話，我非和他說幾

句話不可。

【柏唱唐司】要是他不肯來呢？

【馬格哩脫】他不會不肯的。他恨我恨到這樣，就爲的是沒有機會和我見面。快去罷！

【第六場】

馬格哩脫，獨自。

【馬格哩脫】這可要鎮定了心同他說話。總要他把已經相信的事，一直相信下去。我已答應了他的父親了，我能不能有勇氣一直守約

到底呢？唉，上帝！就聽他去罷！我恨我罷！只有這一個方法，可以把不幸免去……哦，來了！

【第七場】

馬格哩脫與阿芒。

【阿芒】 姑娘，你叫我麼？

【馬格哩脫】 是的，阿芒，我有話向你說。

【阿芒】 說罷，我聽你說。是不是你要和我爭辯？

【馬格哩脫】 阿芒，不是，我非但不要和你爭辯，連已往的事，也不願說。

提起。

【阿芒】這也很對，你這人實在太無恥了。

【馬格哩脫】阿芒，請你不要罵我，請你不怨，不怒，不恨的聽我說話。

阿芒，給我拉一拉手罷。

【阿芒】……，那做不到。要是你要說的話就是這一點…… 神色憤

憤，要向外退出

【馬格哩脫】誰想得到竟有一天我要與你拉手，而你竟要拒絕我？可是，

現在的問題，並不在這上面。阿芒，我向你說，你還是走

罷。

【阿芒】我還是走罷？

【馬格哩脫】是的！你還是回去同你父親住在一起，而且要馬上走。

【阿芒】爲什麼呢，姑娘，

【馬格哩脫】爲的是法維爾先生不免要同你爭吵起來。我可不願意爲了我一個人，鬧出什麼不幸；我願意我獨自一個人來受苦。

【阿芒】這樣說，是人家要同我爭吵，你就勸我逃！你要勸我做一個怯弱的人！其實呢，照你這樣的女人，那里還能得有得別種的話可以勸人呢？

【馬格哩脫】阿芒，自從一個月以來，我受苦也就受到了簡直沒有勇氣可以向人說得的一步；現在我只覺種種痛苦，一天天的增加，一天天的把我煎熬着。阿芒，我請你看你我兩人已往的愛

【阿芒】

情的面上，請你看我直到現在還在受苦的面，請你看你母親你姊妹的面上，快快的逃，逃回去和你父親住在一起，把什麼事都忘了，直到忘去了我的名字為止，如果你能夠的話。姑娘，我明白了：你現在所以害怕得發抖，只是爲着你的愛人，爲着那代表你的財產的愛人。要是我的劍或手槍不用情的話，只一下子就把你的財產全都搗毀了。所謂大不幸，實際可就在這上面啊！

【馬格哩脫】

亦許你要被他殺死的。真正的不幸 可在此而不在彼！

【阿芒】

我活也好，死也好，與你有什麼相干呢？當你寫信給我，

說：『阿芒，忘了我罷，我是別人的戀人了』的時候，你還

願我的死活麼？不幸我接到了你的信並沒有死。餘下的時間可就是我報仇的時間了。唉！你以為這件事就這樣的過去了麼？你以為我把我的心搗碎了，我就不要取償于你或你的同鄉了麼？不見得，姑娘，不見得！我這回到巴黎來，就因為我與法維爾先生之間，有了個血的問題！我非把他殺死不可！你也就預備着死便了，我就這樣向你說了罷！

【馬格哩脫】

經過的事，法維爾實在不知道。

【阿芒】

姑娘，只要你愛他，就殺得上使我恨他的了。

【馬格哩脫】

你該知道我並不愛他，我也不能愛這樣的一個人！

【阿芒】

那麼，爲什麼你把你身體獻給了他？

【馬格哩脫】

阿芒，請你不要問我；我不能向你說。

【阿芒】

我來向你說了麼：你把你身體獻給他，爲的是你是個沒有良心，沒有情義的女人，爲的是你的良心就是個商品，爲的是你的愛情是誰要買就可以賣給誰的；爲的是當初你眼看得你要爲着我犧牲了，而你的勇氣不夠，結果就完全翻悔了；爲的是我這樣的一個人，雖然願意把我的一生供獻給你，把我的名譽也交付給你，而在你——可以爲我的價值，還比不上你的車，你的馬，你頸上所戴的金鋼鑽。

【馬格哩脫】

不差，是的，這都是我做的事。我真是個卑劣可憐的東西，我沒有愛過你，我欺負了你。可是，我愈加卑劣，你就愈加

不應當老是記着了我，你就愈加犯不着爲了我的緣故。把你的生命和一班愛你的人的生命，輕于一擲。阿芒啊，我摯愛的阿芒啊，我求你走罷！你就離開了巴黎，再也不要向後看罷！

【阿芒】我願意的，可要有一個條件。

【馬格哩脫】什麼條件我都可以接受。

【阿芒】你跟我同走。

【馬格哩脫】那做不到！

【阿芒】那做不到！

【馬格哩脫】哦！上帝啊，給我些勇氣啊！

【阿芒】

（疾走至門口，重又回來）馬格哩脫，聽着。我現在已經發了瘋，已經有了狂熱病，我的血是燃燒着，我的腦漿是沸激着，我已到了什麼事都能做的一步，即使是件不名譽的事。我恐怕免不了要有一刻，被怨恨聳動着，對於你也要對不起起來。這實在是從前的愛，是那不可抑制的愛：它在那里激擾着，使人怨，使人恨，使人懊惱，使人羞慚，因為我至今還錯認着從前的愛，感覺到從前的愛，雖然已往的事是如此。既然這樣，只要你向我說出一句懊悔的話，把你的過失付之於偶然，付之於無可奈何，付之於怯弱，那麼，我就什麼都可以忘去了。他那一個人有什麼關係呢？只要你不愛他，我就不

恨他。馬格哩脫，只須你向我說一聲你還愛我，我就原宥你，我們從此逃出了巴黎，或者說，逃出了既往，直逃到——地的盡頭，直逃到看不見人面的地方，由我們倆擁護着我們的愛，孤生於這世界之內。

【馬格哩脫】

（氣喘）只要你說你能有得一點鐘的幸福，我就把我的性命交付給你也可以；無如你這幸福是不可能的。

【阿芒】

還是這麼說！

【馬格哩脫】

有一道無底的深深隔開了我們倆，要是我們聚合在一起，就不免有極大的不幸。我們實在是處於不能相愛的地位；你就走罷，忘去了我罷！你實在是非如此不可，我老實向你說。

【阿芒】這是爲了誰？

【馬格哩脫】爲了個有權利可以要求我們這樣的人。

【阿芒】（更怒）是爲了法維爾先生不是？

【馬格哩脫】是的。

【阿芒】（握住馬格哩脫的手臂）是爲了你所愛的法維爾先生；只要你向我

說一聲你愛他，我就走。

【馬格哩脫】不差，是的，我愛法維爾先生。

【阿芒】（將她推在地上，舉兩手向她；搖曳走至門口，向門外別，室中之諸賓客

噢）大家進來！

【馬格哩脫】你做什麼？

【阿芒】

你們認識這個女人麼？

【衆】

馬格哩脫哥底曷！……

【阿芒】

是！馬格哩脫哥底曷。你們知道她做的事麼？她把她所有的東西全都賣去了和我同居，她愛我愛到這樣。這是很好的，是不是？你們也知道我做的事麼，我？我只是依附了她像個無賴。我受了她的恩惠始終沒有報答過。可是現在還並不太遲。我覺得很抱歉，所以今天來彌補這個罪過。請大家替我證明，我自此以後：再沒有什麼對不起這個女人了。（以紗蒙

一疊，擲於馬格哩脫身上）

【馬格哩脫】

（大叫一聲，向後飛回）唉！

【法維爾】

（怒，以手囊向阿芒面上擲去）先生，你真是個卑怯的東西！

（大眾疾趨上前，將兩人分拆開來）

第五幕

馬格哩脫的臥室。——靠後壁有床；帳簾半垂。——右邊有火爐，火爐前有一張軟榻，上面躺着加司東。——只有一盞不甚明亮的陪夜的燈。

【第一場】

馬格哩脫 睡着，加司東。

〔加司東〕
（拾起頭來聽了一聽）我謎着了一會。……莫非她要過什麼沒有？沒有，她睡着的。……幾點鐘了？七點鐘了。……天還沒有

亮咧。……讓我先來添點兒火罷（即添火爐旁料理活火

【馬格哩脫】（轉來）那甯！給點兒水我喝。

【加司東】好孩子，我來拿給你。

【馬格哩脫】（拍了一拍頭）是誰在這里？

【加司東】（關好了一杯水拿上）是我，加司東。

【馬格哩脫】怎麼你在我房間裏？

【加司東】你先喝罷，喝了我向你說。——糖夠了沒有？

【馬格哩脫】夠了。

【加司東】我是天生就的喜歡調理病人的人。

【馬格哩脫】那麼那甯到那里去了呢？

【加司東】

她去睡了。我昨大晚上十一點鐘到這里來，看看你好點兒沒有，這可憐的孩子，可真是疲沓，要跌下去了。我呢，我可恰恰相反，正是精神活健得很。我就叫她去睡，由我在這里代替她。我靠着火在軟榻上橫着，這一夜倒也過得很舒服。我聽見你睡着了，心上很快活；好像我自己也隨着了。會。你現在覺得怎麼樣呢？

【馬格哩脫】

很好，我的有勇氣的加司東啊！可是你這樣辛辛苦苦的來陪我，於你有什麼好處呢？

【加司東】

我在跳舞場裏過夜，已過夠了，能有機會可以陪着病人過上幾夜也很好。——而且我也有幾句話要向你說說。

【馬格哩脫】

什麼話呢？

【加司東】

是不是你有點兒困難？

【馬格哩脫】

怎麼我有點兒困難？

【加司東】

是的，你沒有錢用，是不是？我昨天晚上，看見客堂裏有一個債務公堂裏派出來的執事，在那里坐着等。我就開發了他，叫他滾了。可是開發了這一個，不見得就是完全對付了。你這里總得要有些錢，而你可是沒有。我呢，我自己也沒有多少錢：在賭場裏輸去的，已就很少；又買進了許多貨，在這新年裏全無銷路。不過我總願意你快快的好起來，而且很快樂。……那邊一個抽屜裏，我給你常放進五百個

法郎去；要是用完了，將來還是會有的。

【馬格哩脫】

（感動）這是多麼好的心啊！人家都稱你爲胡塗蟲，而你又自始至終只是我的朋友，你可這樣的替我擔心啊！……

【加司東】

我一向就是這樣的……現在我要問你：你知道我們今天要做點什麼事？

【馬格哩脫】

你說罷。

【加司東】

今天天氣好極！你晚上已睡了八點鐘的好覺；現在還早，你還可以再睡一下。下午一點到三點，一定有很好的太陽。那時我來鬧你，你多穿些衣服，我們同坐了馬車出去看看。到今天晚上，你一定還可以睡得很好。現在我去看我母親去。

我已兩禮拜沒有見到她。她見了我要怎樣的接待我，可只有上帝知道啊！我同她一塊兒喫飯，喫完飯一點鐘就到這里來，你說好不好？

【馬格哩脫】且看我不能有氣力……

【加司東】你一定有，一定有！（那甯入）進來呢，那甯 進來呢！馬格哩脫醒了。

【第二場】

前同場，多一那甯。

【馬格哩脫】 你累了麼，我這可憐的那甯啊

【那甯】 只一點兒，姑娘。

【馬格哩脫】 開一開窗，放一點天光進來，我要想起來咧。

【那甯】 （開窗，向街上望） 姑娘，醫生來了。

【馬格哩脫】 好醫生！他每天出門，總是先到我這裏。——加司東，你出門的時候，請你不要把門關上。——那甯，你來扶我起來。

【那甯】 姑娘，是。……

【馬格哩脫】 我要想起來咧！

【加司東】 下半年見。出。

【馬格哩脫】 下半年見。揮手著趨要起來，可又重新跌了下去；後由那甯勉強把牠

扶起，倦地到了軟榻旁邊；恰巧醫生也進來了，兩人相帶着料理她坐下。）

【第三場】

馬格哩脫，那寧，醫生。

【馬格哩脫】我親愛的醫生，早安！你一清早就來看我，你待我真好啊！

——那寧，去看看有什麼信沒有？

【醫生】請把手給我診一診脈。馬格哩脫伸手。——你覺得怎麼樣，好一

點麼？

【馬格哩脫】壞一點，可也好一點。壞的是身體，好的是精神。昨天晚上

上，我怕我不久就要死了，所以就去找了個教士來。我當初是痛苦，失望，怕死，後來他來了，他同我談了一點鐘的話，把我的痛苦，失望，恐怕，懊悔，全都拿了去。後來我就睡着了，現在只是剛醒。

【醫生】

姑娘，你不久就好了；我可以答應你，一到交春，你就全好了。

【馬格哩脫】

多謝你，醫生！……這是你的職任要這樣說。雖然上帝說說謊是罪惡，他可也替做醫生的留下一個例外，許他們每天可以說上許多謊，當他們和病人說話的時候。——（那爾人）你拿着了些什麼，

【那甯】

都是禮物，姑娘。

【馬格哩脫】

啊，不差，今天是一月一日……這一年以來，也就經過了不少的事啊！去年今日這一刻，我們有許多人在一塊兒吃飯，我們談天，我們唱歌，我們把已往一年中的歡笑，移贈給新來的一年。現在呢，醫生啊，那里還能再有我們歡笑的時候呢？（將包裹一一解開）——這是一只戒指，是聖戈唐的名片。——啊，好心啊！這是一只手鐲，是琪唛伯爵從倫敦寄來的。——要是他看見了我現在已經這樣了，正不知道要怎樣的發急咧。……還有些糖……唉，我總以為人家很容易忘去了我，而其實並不！——醫生，是不是你有一個小姪女

的？

【醫生】 是的，姑娘。

【馬格哩脫】 就請你把這糖轉送給她吃了罷；我是已有好多時候不能吃糖的了。（向那蜜）還有什麼沒有？

【那寧】 還有一封信。

【馬格哩脫】 是誰給我寫信呢？（接過信來，拆開）你拿這一包糖送下去闖在醫生的車子裏。（讀信）「我的好馬格哩脫，我上你那里去看你，恐怕總有一二十次罷，可是一次都沒有能見到。不過，我不願意不使你知道我一生中最快活的一件事：一月一日，就是我的婚期；這就是說，一見了新年的面，朱司打夫就做

【那甯】

【醫生】

了我的保護人了。我請你早點兒到場，參加我們的婚禮，可不要挨到了末一個。我們的婚禮是很簡單很草率的，時間是上午九點，地點是馬德林禮拜堂裏的堆味詞菴。我用我快樂的心坎中所有的力與你親吻。尼希脫。『大家都是幸福』的，只有我是例外！我可是只知爲己啊！——醫生，請你關上窗，我有點兒冷；再請你拿紙筆給我。垂下頭去，兩手揮着。

醫生從爐架上取了個墨水瓶，又找了個寫字的護墊，拿來給她。

（低聲問醫生，其時醫生已走到房間的別一邊，鮑馬格理脫走了）怎麼樣，醫生，好了點兒沒有？

（搖頭）沒有，很壞！

【馬格哩脫】

(自語) 他們可當我沒有聽見咧！……

(高聲) 醫生，你出去的

時候，我請你把這封信帶到尼希脫結婚的教堂裏，叫他們到

婚禮完畢之後交給她。(將信寫好、封好，交與醫生) 哪，這就

是，多謝你。(與醫生拉手) 請你不要忘去了。下半年如果有

空，請再來……

(醫生出)

【第四場】

馬格哩脫，那寧。

【馬格哩脫】

現在可以把房間收拾一下了。(鈴響) 有人叫門，去看看。

(那寧出)

【那寧】

（重進）是杜佛呢諾阿太太要見姑娘。

【馬格哩脫】

叫她進來罷！

【第五場】

（開前場，多一柏唱唐司。）

【柏唱唐司】

好好，我親愛的馬格哩脫，你今天怎麼樣，好點兒麼？

【馬格哩脫】

好一點，我親愛的柏唱唐司，多謝你。

【柏唱唐司】

請你叫那寧去一去，我有話要向你說。

【馬格哩脫】那寧，先到那邊去收拾，到我叫你再來。（那寧出）

【柏唱唐司】我親愛的馬格哩脫，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

【馬格哩脫】什麼事？說罷。

【柏唱唐司】你有錢沒有？……

【馬格哩脫】我也困難了好久了。可是，你要總可以；要多少？說罷。

【柏唱唐司】今天是新年節，我有許多禮要送，簡直非有二百法郎不向。

你能不能借一借給我，到月底還你？

【馬格哩脫】舉日向天——到月底！

【柏唱唐司】要是於你不便

【馬格哩脫】錢是還有一點，就在那甲，可是我自己有點兒用處。

【柏唱唐司】那麼就不要談罷。

【馬格哩脫】這有什麼關係呢！你且去把那一個抽屜開一開……

【柏唱唐司】開那一個？（一連開了幾個抽屜）我，還在這中間的一個裏

【馬格哩脫】有多少在裏頭？

【柏唱唐司】五百法郎。

【馬格哩脫】好，你要二百就拿二百去罷。

【柏唱唐司】餘下的你夠麼？

【馬格哩脫】我可以再想法子，你不要管我就是了。

【柏唱唐司】（將錢收起）你可當真的幫了我一個大忙。

【馬格哩脫】能於這樣就更好了，我親愛的柏唱唐司！

【柏唱唐司】我去了，晚上再來看你。你氣色好了些了。

【馬格哩脫】是的，我好了些了。

【柏唱唐司】不久交了春，天氣就好了。你到鄉下去住上些時，販些好空氣，不多時就可以全愈的了。

【馬格哩脫】對啊。

【柏唱唐司】將要出去找去了，我再謝謝你啊。

【馬格哩脫】請你叫那寧來。

【柏唱唐司】是。

【那寧】（入）她又是來向你要錢的麼？

【馬格哩脫】是的。

【那寧】 你又給了她麼？……

【馬格哩脫】 說到錢，總是太小的小事，據她說，她又有很要緊的用處

所以就給了她一點。不過我們自己現在也有用處：有許多年體不得不送。這是剛送到的一個手鐲，你就拿去賣了，快快回來。

【那寧】 我去了誰料理姑娘呢？

【馬格哩脫】 那不要緊，我一時用不着什麼。況且你又去得不久：你路也

走熟的了，這三個月來，我賣去了好多東西了。（那寧點）

【第六場】

【馬格哩脫】

（從身間取出一封信來，讀）「姑娘，我已聽見了阿芒與法維爾先牛決鬥的消息。這不是阿芒自己告訴我的，因為他並沒有能和我作別，就逃走了。我以為這決鬥和逃亡，都是爲了你，姑娘，你相信麼？多謝上帝，現在法維爾已經出了危險時期了；種種的事，我也都已知道了了。你直到你能力不能支持的時候，還緊緊守着你的約；因此就把你的身體，愈鬧愈壞了。我現在已把此中真相，全都寫信告訴了阿芒。他目下雖然還遠離着我們，可是不久就可以回來；回來了非但他自己

要向你請罪，而且還要代表了我向你請罪，因為從前我被事勢所迫，做了對不起你的事，現在應當補救這過失。請你好好的保養你身體，好好的希望着；你的勇氣與犧牲的精神，應當使你得到一個美滿的將來做你的酬報；你一定可以有這一個美滿的將來，答應你的就是我。現在先請你接受我對於你所表示的敬意與同情與關切之心。喬治杜法爾。十一月十五日。」這一封信 我接到了已有六個多禮拜了。我天天的把它讀了又讀，總希望它能夠給我 點勇氣。要是阿芒也能這樣的給我來一個信麼！要是我還能活到春天麼！一起立，阿芒子裏看了一看，怎麼我的面貌全變了！可是醫生向我說，我是

能好的。我還是耐心點罷。不過，他方才同那寧說的話，不是我聽見的麼？他說我很壞。很壞！可總還能有點希望罷。可總還能活幾個月；要是在這幾個月裏阿芒能來了，我就有了救了。今天這新年節，不是當初再也不敢希望的麼？我想我的意思是不差的。要是我實在危險之中，方才加司東也不敢說我今天可以出去的了，醫生也就不走的了。（走到窗口，向外望）他們有家庭的多快樂啊！哦！那個有趣的孩子，拿到了玩物唱着跳着，我真要和這個孩子親個嘴啊。

【第七場】

那甯，馬格哩脫。

【那甯】

（回來，將賣到的錢放在爐架上，走近馬格哩脫身旁）姑娘……

【馬格哩脫】

有什麼事，那甯？

【那甯】

你今天覺得好一點了，是不是？

【馬格哩脫】

是的；爲什麼？

【那甯】

請你答應我把心定一定。

【馬格哩脫】

有了什麼事了？

【那甯】

我先來告訴你……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快樂，是身體所支持不

住的！

【馬格哩脫】你說什麼，是個快樂麼？

【那甯】是的，姑娘。

【馬格哩脫】那是阿芒了！你看見了阿芒麼？……阿芒來看我了。（那甯點

點頭——走去開門）阿芒！——阿芒入，面色極白；馬格哩脫趨前抱其疾。

（緊緊懷抱）哦！不見得是你罷。要是上帝有這樣的好，那是不可能的罷！

【第八場】

馬格哩脫，阿芒。

【阿芒】

正是我阿，馬格哩脫！我，心上真是抱歉到萬分，躊躇到萬分，痛苦到萬分，再也不敢進你這門。要是我遇不着那雷，我只有老站在街上，在那里哭，在那里禱告。馬格哩脫，請你不要怨恨我。我父親已把所有的事寫信告訴了我。那時我離你離得很遠，我也不知道要逃到了什麼地方，才可以逃開我的愛情與懊惱……我走的時候，真像是個瘋子。整天整夜的走，不敢休息，不敢停頓，不敢睡覺，老是驚心吊膽的，像是不測的禍事，就在目前；像是那黑賊賊的牢獄，就在老遠的等着我。唉！要是我這回來了找不到你，我是一定要死的；因為假使你是死了，那就是我把你殺死的。我一回來就

【馬格哩脫】

到這里來，連父親也還沒有去看過。馬格哩脫，就請你饒恕了我罷！唉，我居然能再看見你，可真好啊！

要我饒恕你麼，我的朋友！那麼，當初我一個人所受的苦，只是受了就算了！可是除此以外，又有什麼辦法呢？我所要的是你有幸福，便把我的幸福消費了也不算事。現在是你父親已不再要把我們倆分開來了，是不是？可是你現在所看見的馬格哩脫，也已不是從前所看見的馬格哩脫了。可是，我年紀還輕，我能快快樂樂的過日子，從前的顏色是還可以恢復的。你快把已往的事一齊忘去。我們就從今天起，好好的在一塊兒過活。

【阿芒】

我再不離開你了。馬格哩脫，你聽着，我們簡直可以馬上離開這屋子。我們簡直離開了巴黎從此不再回來。現在我父親也已知道了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愛你，就同愛他自己的兒子一樣。我的妹子也嫁去了。將來一切，就完全是我們兩人的了。

【馬格哩脫】

這樣麼，你就說下去罷！你就說下去罷！我聽了你的話，像是我的靈魂又重新回來了，我接觸了你的氣息，像是我的健康又重新產生出來了。我方才還說，只有一件事可以救得我。這件事我已經不再希望的了，而你現在可是來了！我們不要耽擱時間了；生命在我們面前走過去，能抓得住它纔該

抓住它。你知道麼？——今天是尼希脫結婚，是她和朱司打夫結婚。我們去看看去。到禮拜堂裏去禱告禱告上帝，再幫着人家辦些有幸福的事，於我的身體是很有益處的。多謝上天，它藏護好了一件絕大的禮物，直到今天新年節，才拿出來送給我，使我大大的驚奇一下。不過，你還得向我說一聲：你愛我不愛我呢？

【阿芒】

馬格哩脫，我愛你，我的生命完全是你的。

【馬格哩脫】

（向那窗、時那窗剛從外面進來）那寧，我要出去，你來料理我。

【阿芒】

這那寧可真好！都是她一個人調護你的。——（向那窗）多謝你。

【馬格哩脫】

我們兩人天天在這里談起你；也只有她可以同我談談，因為別人是害怕得連你的名字都不敢說出口的了。也就只有她能夠勸慰勸慰我，說我與你是總有一天要相見的。瞧！不是她並沒有騙我麼？你這回出去遊歷了不少的地方，將來也帶我去遊歷遊歷啊！（身體支持不住，向下軟澀下去）

【阿芒】

你怎麼樣，馬格哩脫？怎麼面色白到……

【馬格哩脫】

（勉強說話）沒有什麼，朋友，沒有什麼！你知道我的心已經孤寂了好久了，現在忽地有這樣的大幸福來了，心就自然免不了要受到一些壓迫。（坐下，頭向後仰）

【阿芒】

馬格哩脫，怎麼你不開口了？馬格哩脫，說說話呢，向我說

話呢，我求你！

【馬格哩脫】

（重新回復轉來）我的朋友，不要怕。你知道，我是常要這樣昏

暈過去的，可是一會兒就好了。聽，現在我又笑了，又有了氣力了，我們去罷！這不過是重見了生活的路，心上驚惶一下便了。

【阿芒】

（握着她的手）你抖呢！

【馬格哩脫】

那不要緊！——那寧，去拿一個披肩，一頂帽子……

【阿芒】

（大恐慌）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

【馬格哩脫】

披上披肩，試走了幾步，忽地憤憤的將披肩扯下。我走不了！（跌倒於

軟榻之上）

【阿芒】

那寧，快點兒跑去找醫生來！

【馬格哩脫】

好的，快去找；你向他說阿芒回來了，我要活了，我非活不可！……（那寧出）可是，要是你回來了還不能救我，也就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救我的了。人是遲早要死的。我活的時候能於得到了愛，我死也就死在愛中了。

【阿芒】

馬格哩脫，你靜着聽；你一定可以活的。

【馬格哩脫】

你坐這里來，你靠着我坐，我的阿芒啊，你好好的聽我說。我方才很憤恨，怕的是要死，現在可懊悔了。死是逃免不了的。而且它也很好；我很愛它，因為它直等到你回來了才到我頭上來的。要是當初我的病症，還沒有到必死的……，你

父親也就不見得寫信叫你回來了。

【阿芒】

馬格哩脫，你聽着：你再不要說這樣的話了，你真要叫我發瘋了。你再不要說你要死，可是說：你是不相信你會死的，你是不能死的，你是不願意死的。

【馬格哩脫】

要是我自己不願意死，上帝要我死起來，我也就做不着主的人了。我這人，如果我是個貞潔的女人，如果所有的貞德都給我有，那麼，現在要我離開你所住的一個世界，我一定哭的，因為你我的將來，有很大的希望，而我的既往，却可以答應我陪着你向這條希望的路上走去。無如我是這樣的一個人：我如果死了，你還把我當作一個純潔的人記念着；

我如果活着，可就無論如何，我們愛情上總沾了些污點。：

：請你相信我這話，上帝是把我處分得不錯的。

【阿芒】

（立起）唉！我可昏了！

【馬格哩脫】

怎麼！要知道到了此刻，我不得不給你一點勇氣。你還是依

從我的好。你去開那一個抽屜，中間有一個像章：：這上面鑄的是我的像，是我美好的時候的像。這是專給你造的，你就拿去藏着，將來做個紀念。但是，要是有一天，有什麼一位青年美貌的女子愛了你，而且已經嫁了你——這是應有的事，而且也是我所願意的事——而這個像章可給她發現了，你就不妨向她說：這是個女友的像，她現在，若然上帝答應

她在天上最幽暗的一個角裏佔得一個位置，她正是天天的在那里替你們兩人向上帝祝福啊。要是她對於已往的事也要妒忌——這也是我們做女人的常有的事——要把這一個像毀去，那麼，你也儘可毀去了，不必害怕，不必懊惱，因為這也是正義，我可以預先原宥你的，——我們做女人的，到了感覺下着情愛的時候，就反覺得受苦愈多愈痛快了。……我的阿芒啊，你聽見了沒有，你都聽懂了沒有？

【第九場】

同前場，增那寧，尼希脫，朱司打夫，加司東四人。

尼希脫進來，面色很驚惶，進門後看見馬格哩脫面有笑容，阿芒跪她面前愈加嚇呆了。

【尼希脫】

我的好馬格哩脫，你寫信給我：你要死了，現在你可已起了床，還在笑咧。

【阿芒】

（低聲）哦，朱司打夫，我真是不幸啊！

【馬格哩脫】

我快死了，同時我也很快樂，因為我的幸福，已把死的痛苦遮掩過去了。——你們已經結了婚了！——現在從第一個生命中，轉入第二個生命中去，這是件多麼希奇的事啊？——你們將來，一定還要比從前更快樂。——將來有時候，你們

還要談起我，是不是呢？——阿芒，拿你手來給我拉着……

我向你說：死是並不難的。加司東：哦，加司東來找我了……我看見了你心上很舒服，我的好加司東啊。幸福是個忘恩負義的東西；我方才得到了幸福就連你也忘記了……（向阿芒）他待我真好啊！……唉！這奇怪！（起立）

【阿芒】
你怎麼了？……

【馬格哩脫】
我已沒有痛苦了。好像我的生命，已回復到我身體中來了。我覺得我從來沒有這樣的舒服……可是我活着……唉！我覺得我很好過！（坐下，作睡狀）

【加司東】
她睡着了。

【阿芒】

（驚惶失措）馬格哩脫！馬格哩脫！馬格哩脫！（大叫一聲，用力

馬格哩脫的手撒開）唉！恐怖，向後退，死了！（疾走至朱司打夫旁）上

帝！上帝！叫我怎麼樣呢？……

【朱司打夫】

（向阿芒）她真愛你啊，這可憐的女孩子！

【尼希脫】

（跪下）馬格哩脫，你就在平安中睡着罷！上帝一定儘量的恕你的罪，爲的是你能夠儘量的愛。

【劇 竟】